

团契生活

潘霍华著

邓肇明译

重编序

《团契生活》原著于一九三九年出版，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对今天读者的意义、启迪何在呢？

一位『才华洋溢且精通神学的青年』潘霍华，正当学术生涯开展，前途不可限量，纳粹主义的狂飚却横扫德国每一个阶层，吸引千万狂热青年献身，教会许多人也都无法抗拒这样强大的冲击而同流了。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一些逆流的牧者于一九三三年组织起“紧急牧者同盟”，欲挽狂澜，挽回年轻人的心。潘霍华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受『紧急牧者同盟』所托，开创了小小地下神学院，训练年轻的牧者、基督徒领袖过最基本的基督徒生活。由于不利的客观因素，神学院不断迁徙，在芬根瓦(Finkenwald)村期间，潘霍华完成了他生前最重视的《追随基督》和《团契生活》。它们是为芬根瓦神学院的生活和学习而激荡出来的作品，欲在急难的时刻，由一小群同心的人透过彼此劝诫、忏悔，共享与分担，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操练，结合成有力的宣教团体。

《团契生活》的出版，是作为芬根瓦神学院被关闭的一个纪念，旨在说明当初神学院所组织的“弟兄会”的理念与实践。这种团契生活的概念和团体属灵生活敬虔的操练，对今天的教会群体仍有启迪。

本书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九三年出版的中译本，则是根据德文原著翻译的。九九年，我们重新编订、排版，置于拓思系列。随着今天教会对“细胞小组”、“牧养小组”愈益重视，团契生活的操练仍对这时代的信徒、领袖、神学生、牧者说话。团契生活的唯一根基依然屹立不摇，团契共同灵修的基本原则，依然令我们受益无穷。

重新编订本书时，发觉第三章引用黑乐(Ernest Hello)的一段话似有遗漏，经查询，确是“沧海遗珠”。由于该句式近诗，经得译者同意，参照德文原著及英译本，并就教于香港诗人胡燕青女士，新译如下：『静默是言语的泛滥，言语的酣醉，言语的苦主(受害者)。“原建议意译，令读者更易吸收，诗人说：“恐怕误导，更不妙，不如让读者心领神会。这类句式，对德国的读者(尤其是对能产生像歌德这样诗人的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而言，是不难领会的，对普通读者确是隐晦了一点。”

其实潘霍华对黑乐的“静默”的确心领神会，本书第三章里，他把静默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关独处(标志是静默)与团契生活(标志是言语)的关系，潘霍华在第三章的描绘，细致而缤纷，如同绣花一样。他对“静默”有独到的体会。他认为信徒的静默是联系于道的静默，聆听的静默，是柔和谦卑的静默。本书附录的邓绍光博士〈潘霍华论独处与共处〉一文，为我们捕捉了《团契生活》的精神、精华所在，当可作为本书的一种导读。

范凤华

一九九九年八月

重译序

《团契生活》的中译本自一九五八年四月由本社出版，至今将近三十五年。

一本书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历数十载仍受到重视，自有其存在之价值。《团契生活》之所以有永远的意义，并不只在乎其文章组织是否严密，词藻是否绚丽，最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流露出他伟大的人格与信仰。故此，无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或在战后，甚至一直到现在，它都能感动人，帮助人。一九四二至一九九二年已经是半个世纪，潘霍华仍然受人景仰，许多人喜欢阅读他的著作，其原因也在此。

本书初版是根据英文本翻译过来的。发行以来，成为本社畅销书之一。每次再版都有读者盼望我们出版修订本。我们也考虑过读者的意见。然而，要找一位既精通德文，又深具中文及神学造诣的译者，实在不容易。年前有机会与本社一位朋友——邓肇明先生谈及此书，他慨然应允，愿意在百忙中抽暇重译此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其实，邓先生完成此书的重译，却不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他虽是具备了上述所要求的一切条件，但他的工作极忙，需要用上许多个少眠的夜晚，才能完成译书。因此，我不能不代表读者们向译者深致谢意。邓先生著译甚丰，前有本社出版的《现代神学家素描》，《我为什么还是个基督徒》，以及道声出版社的《英汉宗教字典》(东南亚神学教育丛书之一)，《新约原文字解》等，这些都说明他对基督教文字事工有极大的贡献。

末了，本人应在此附笔一提的是，初版的译者单伦理先生，他不仅是教会文字工作的老前辈，同时也是本社的一位老朋友。笔者有幸在六、七十年代曹新铭牧师创办的“中华基督徒送书会”认识单先生。今年他已经是八十六岁了。不久前与他老人家谈起《团契生活》这本书，他获悉不久将出第九版，非常高兴。他还十分谦虚地说：“从前基督教辅侨出版社(按：本社一九六五年前之名称)找不到适合的人翻译，结果找到我，要我试试。我虽然再三推辞，但经不起编辑主任陈举先生一再鼓励，我只有勉为其难，同时想起，何不藉此机会有所学习”？

单老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现在本书第九版也就是重译本新版将付梓，料必为单先生所乐闻。

是为序。

黄耘蔚谨志

一九九三年元月

译者序

人不能离群索居，因此都希望能够和别人融洽共处。然而俗语说，“相见好，同住难”。别说一般人，即使有同一信仰，共奉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一旦同处一室，恐怕亦有“天涯何处是吾家”之叹。潘霍华这本小书引经据典，正是要指出，基督徒彼此之间是可以共融的。

潘氏自然不是要将基督徒的团契理想化，世间的确还没有一个“理想国”，只是谁愿意从上帝的手上接受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上帝就必会将更大的事交托给他。“我们每天对所领受的事愈感恩，我们的团契就必会按照上帝的美意，一天比一天更确实，更有规律地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谁若只是向共融的团契提出自己的要求，只是希望满足自己的愿望，就必破坏团契生活。不少团契生活不能继续下去，都是这个原因。

基督徒能过团契生活，只是“因为上帝早已为我们的团契生活立下了那唯一的根基，因为在我们和别的信徒过共同生活之先，上帝早已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这些人连结成为一个身体了。因此，我们和别的信徒过共同生活时，不是要要求什么，乃是在乎感恩和领受。”

潘氏这番话，早已脍炙人口。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上帝的名生活在一起，不管是夫妇、家庭、教会或社团，都应细细咀嚼潘氏的含意。

本书是根据泉源出版社(Brunner Verlag)的德文原著逐译的。

邓肇明

一九九零年三月，九龙

团契生活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 133: 1)以下我们要根据圣经，看看在上帝的话语的引导下怎样过团契的生活(编者按书原译为『共融』，依一般之译法，改为『团契』)，和应该注意些什么指示和规则。

信徒之得以和其他信徒一起过活，并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试想想，耶稣基督生活在仇敌中间，最后，祂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祂。在十字架上，祂完全被孤立，周遭全是作恶者和嘲弄的人。然而祂来到世上，正是为了这些缘故，将平安带给敌挡上帝的人。既然如此，信徒不属于修道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乃要活在仇敌当中。祂的使命在那里，祂的工作也是在那里。“基督的统治该是在你的仇敌当中，谁不能忍受这一点，就不能归属祂的统治。他只是愿意和朋友在一起，生在玫瑰和百合花当中，不是和恶人，乃是和敬虔的人同在。啊，你们这些亵渎上帝和出卖基督的家伙！基督若是和你们所干的一样，有谁还能得救呢？”(路德)。

『我必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记念我』(亚 10: 9)。照上帝的旨意，信徒是一群分散的人，像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申 28: 25)的种子。这是他们所受的咒诅，也是他们所得的应许。上帝的子民必须分散到远方，活在不信者当中，但同时他们在世界各地，要成为上帝国的种子。

『我要……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且得归回』(亚 10: 8, 9)。什么时候会有这事呢？这已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因为祂一死，就『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约 11: 52)，并且在末期的日子，上帝的使者要将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太 24: 31)，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然而在这事之前，上帝的子民是分散的，他们惟独在耶稣基督里才能连结在一起；他们之所以合而为一，乃在于他们虽然播散在不信者当中，却在远方记念祂。

所以，在基督之死和末日这段期间，信徒得以一起生活在有形的团契中，乃只是出于恩典，预先尝到末后之事罢了。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得以有形有体地分享上帝的道和圣礼，正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其实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尝到这份福气。比方坐牢的、有病的、分散在外的孤独者、在外邦人当中传佳美信息的人，都得独自生活。他们知道，有形的团契乃是恩典。所以他们像诗人一样，『怀念往日的时光……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一路欢呼颂赞上帝』(诗 42: 4，新译)。然而他们现在却是孑然一身，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远方成为播散的种子。他们既然尝不到这种有形的福气，便在信仰中更加渴望追求。因此，主的门徒，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当他在拔摩岛上过着放逐的孤寂生活时，便在『灵里的主日』(启 1: 10，原意)和他的教会共守天上的礼拜。他看见七个灯台，那便是他的教会；七星，那便是教会的使者；在灯台中间，是人子耶稣基督，充满着复活主的荣耀。祂用话语坚固他、安慰他。这便是属天的团契，是被放逐者在主复活的日子得以分享的。

信徒能够得到另外一位信徒的亲身同在，是种好得无比的喜乐和力量。正如被囚的使徒保罗在他极度想念中，『那因信……作……真儿子』的提摩太，在他生命结束前到狱中来，因为他想见他，希望他在身边。保罗没有忘记提摩太在上次分手时所流的眼泪(提后 1: 4)。此外，当保罗想起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时，他便『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帖前 3: 10)；其实老约翰知道，除非他到信徒那里，与他们当面谈论，而不只是靠笔墨传达，不然他们的喜乐是无法满足的(约贰 12)。

信徒渴望彼此相见，并不是羞耻的事，这也不表示过分看重肉体的需要。因为上帝造人，既是属灵又是属肉体的，而上帝的儿子也因为我们的缘故，在世上以肉身出现；祂肉身复活，也叫信祂的人，在圣餐中领受主基督的身体；将来死人复活，肯定要使上帝的造物，在灵性和肉体两方面都得享完全

的团契。

信徒因此为弟兄肉身的临在而赞美他们的创造主，复活和救赎的主，父、子和圣灵。坐牢的、有病的、分散在外的信徒都认识到，假若能有一个信徒弟兄在附近，那便是三一上帝肉身临在的一个恩典记号。访问者和被访者在孤寂中彼此看到基督的肉身临在；他们存着敬畏、谦卑和喜乐的心，彼此相见，彼此接待，就像遇到主一样。他们彼此领受祝福，就像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赐福一样。如果弟兄间一次的接触，已有这么的大有福气，那么，按照上帝的旨意，每天得以和其他信徒过团契生活的人，其所得到的丰满和富足，又怎能数算得尽呢！

当然，孤寂者认为是述说不尽的恩典，对每日都可以得到的人来说，却不觉得是那么宝贵，容易轻视它，甚至践踏它。人们容易忘记，与信徒弟兄过团契的生活，是上帝的恩赐，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失去的恩典，以致孤寂的时刻，转瞬即将降临。因此，凡到今天仍然得以和其他信徒过团契生活的人，就该从心灵的深处赞美上帝的恩典，愿他跪下来感谢上帝说：我们今天仍然得以活在信徒弟兄的团契中，实在是恩典，纯然的恩典。

上帝如何恩赐有形的团契生活，情况各有不同。对一个分散在外的信徒来说，弟兄的简短探问、一起祷告或弟兄间的祝福，便是莫大的安慰；是的，就是一位弟兄的一封信也会增强他的力量。保罗在书信中，亲手写下的问安，显然是这类团契的标志。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所享有的是主日崇拜的团契。还有一些人是在家庭里过信徒的团契生活。从前，青年神学者在接受圣职之前，会同其他弟兄共同生活一段日子。今天，教会某些诚恳的信徒愈来愈感觉到，在他们工作之余，需要和其他信徒在上帝的言语引导下过团契的生活。今天的基督徒的确已经再次认识到团契生活是恩典，即基督徒生活中那分外的福气，是『玫瑰和百合花』(路德)。

透过耶稣基督并在祂里面

什么是团契？团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一种甜美和谐的生活。所谓的团契，不多不少，正是这样的生活。无论是短暂的、一次性的、经年累月的，还是每日都有的团契，都是这样：我们惟独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彼此相属。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信徒彼此需要和别的信徒共处。

第二，信徒惟独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到别的信徒那里。

第三，我们从亘古就在耶稣基督里蒙选召；我们是在今世被接纳，却要永远连结在一起。

现在再加以说明：

第一，信徒不再在自己里面寻找救恩、释放、称义，这一切惟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知道，即使自己不感觉有罪，可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说的话已经宣判他有罪了；同时，即便他不觉得自己为义，可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说的话也已经称他为义，使他得以自由。因为信徒活着，不再是靠自己——靠自己的申诉和自己的义，而是出于上帝的申诉和上帝的称人为义了。他是完全要靠上帝的话而活，不管这话宣判他有罪或为义，他都得以凭着信心俯伏在上帝的裁判之下。

信徒的生与死都不能取决于他自己，因为两者都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而这话语是从外面加于他身上的。宗教改革家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的义是外来的义，是从我们外面（extra nos）而来的。他们的意思是：信徒仰赖于上帝所说的话。换言之，他是以外面，以上帝对他所说的话为取向。他完全以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说的话而活，并以之为真理。若有人问他：你的救恩、你的福气、你的义在哪里？他就绝不会指向他自己，而是指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说的话，因为他所得的救恩、福气和称义的应许，是从上帝的话而来的。只要有可能，他便留心这些话语。由于他每日饥渴慕义，所以就不断请求上帝的话解救他；而这些只能从外面进来的。至于在他自己里面，却是一片贫瘠和缺乏生气，所以帮助必须从外面而来；而这帮助实在来了，因为在耶稣基督的话里，我们可以每日重新找到救赎、称义、无罪和福气。

然而上帝却将这话放入人口中，叫我们向别人继续传扬。换言之，谁听了，就要说给别人听。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要在弟兄们的见证中，或在信徒的口中，去寻找祂永生之道。因此，信徒需要别的信徒向他讲述上帝的话。当我们感到气馁，犹疑不决，我们更需要别的信徒，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帮助自己，只是徒然欺哄真理罢了。所以我们需要弟兄传讲上帝救恩之道。我们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也需要弟兄。因为我们自己心里的基督弱于弟兄口里的基督；在我们心里觉得是不明确的，在弟兄口里却是确实的。

由此清楚可见，信徒所有的团契，目的就是：彼此传播救恩的信息。既是这样，上帝就让他们共聚一堂，赐给他们团契的生活。换言之，他们的团契惟独透过耶稣基督和“外来的义”才得以建立。我们因此只能说：信徒的团契是源于人的称义，是仰赖圣经及宗教改革的信息，同时，这也是信徒渴望彼此共聚的唯一依据。

第二，信徒惟独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到别的信徒那里。其实，人与人之间满有纷争不和。提到耶稣基督，保罗说『他是我们的和睦』（弗 2：14），因为在祂里面，支离破碎的旧人，才能合而为一。没有基督，上帝和人既无和谐，人与人之间亦无和睦。基督为此成了中保，既与上帝和好，又为人类带来和平。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不认识上帝，不能向祂呼求，也不能到他那里去。同样，没有基督，我们就不认识弟兄，不能到弟兄那里去。因为通道为自我阻塞了，而基督却将到上帝和到弟兄那里的道路打通了。现在信徒可以彼此和平共处，彼此相爱，互相服事，成为一体了。然而我们也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才能继续如此。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合而为一，只有透过祂，我们才能彼此相连。祂永远是唯一的中保。

第三，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纯然是出于恩典，因为祂真真正正地，有形有体地取了我们原有的样式和本性，并接纳了我们。这是三位一体上帝永恒的天机。现在我们是在祂里面。无论祂在哪里，祂都披戴我们的肉体，也肩负着我们。无论它在哪里，或是在道成肉身中，或是在十字架上，或是在复活中，我们也是在那里。我们是属于祂的，因为我们是在祂里面。因此，圣经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其实早在我们“知道”和表示“愿意”以前，我们已经和整个教会一同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蒙接纳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永远属于祂，并且活在祂的团契中，将来有一天也要在永恒的团契中和祂在一起。所以凡看顾弟兄的都应该知道，他们之间已在耶稣基督里永远连结在一起了。信徒的团契是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在祂里面的团契。在圣经里，有关信徒怎样过团契生活的一切指示和规则，都是以这个前题为依归的。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上帝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帖前 4：9、10）。上帝已亲自教导我们弟兄间要彼此相爱，我们在这里所能加添的，只是记着上帝的教导和劝勉，要在这事上更加完全。什么时候上帝对我们慈悲，对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弟兄，并藉着祂的爱，赢取我们的心，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以爱心对待弟兄。所以上帝对我们慈悲，同时也是叫我们学习以慈悲对待我们的弟兄。我们领受的既然是赦免，不是审判，我们弟兄间，也该彼此饶恕。换言之，上帝在我们身上所作的，我们就行在弟兄的身上。我们领

受愈多，我们也当付出更多；我们对弟兄的爱愈少，愈表示我们很少靠上帝的慈悲和爱心而活。因此上帝亲自教导我们彼此接纳，像上帝在基督里接纳我们一样。『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上帝』罗(15:7)。

这样，我们这些被上帝安排要和别的信徒过团契生活的人，就从中明白互为弟兄的意义了。保罗称自己的教会为『主里的弟兄』(腓 I: 14)。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成为别人的弟兄。换言之，我是别人的弟兄，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及在我身上所作的事；别人是我的弟兄，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为他及在他身上所作的事。我们惟独透过耶稣基督才是弟兄，这一事实是具有无比意义的。据此，所谓弟兄，不是指最诚恳的，来到我面前要求弟兄友谊的、敬虔的、使我要和他过团契生活的人。所谓弟兄，乃是基督所救赎、罪得赦免、蒙召信主，得享永生的人。我们的团契之得以建立，不是由于某人是信徒，满有属灵的生活及敬虔的表现。我们之成为弟兄，具决定性的，乃是由于我们是从基督来的。基督为我们行了大事，这是我们的团契成为可能的唯一基础。同时，不仅开始时是这样，就是在将来，一直到永恒的日子，都是一样，在时间的过程中，毋需为我们这个团契加添什么别的。我和别人得享团契，而且将继续享有，都是惟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团契愈真愈深，那么我们之间的其他一切就愈消逝，以致在我们当中，惟独耶稣基督及祂的工作显得生气勃勃，而且是愈来愈清晰，愈来愈纯洁。只有透过基督，我们才互相拥有，是真正的拥有，完全的拥有，永远的拥有。

如此一来，一切要求更多的糊涂思想从开始就应告退。因为无论是谁，如果想得到的，比基督在我们当中所赐下的还多，就是不想得到信徒的弟兄关系，他只不过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某些特殊的群体经验，因此到信徒弟兄中来，并将既糊涂又不单纯的愿望带进来罢了。就在这一点上，信徒的弟兄关系大多数从开始就得到最严重的危害，即在根本上受到毒害，因为这是将信徒的弟兄关系混淆为某些宗教社团的梦想，将某些宗教心灵对社群的自然要求混淆为信徒弟兄在灵里的生活样式。对于信徒的弟兄关系，下述两点非要从开始就弄清楚不可：

第一，信徒弟兄关系不是某种理想，乃是属上帝的实在。

第二，信徒弟兄关系是灵里的，不是属魂里的实在。(魂或作肉体，下同)

不是理想，乃是属上帝的实在

多少时候，因为信徒的团契生活是出于某种梦想的缘故，以致整个团契垮了下来。尤其是认真的信徒，第一次置身于信徒生活的团契中，对怎样过好信徒的共同生活，往往有某些非常明确的想法，于是便把这想法带进来，更努力不懈地祈求实现。然而上帝的恩典却很快地把这一类的梦想粉碎。如果我们对别人、对一般的信徒，甚至对我们自己大大失望时，必然会催迫我们相信上帝定会带领我们认识何谓真正的信徒团契。

上帝不会容许我们生活在梦想中，完全是由于祂的恩典的缘故，尽管那是短短的几个星期，它不容许我们委身于那种令人灵魂舒畅、飘飘欲仙的经验和心境，因为那有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的梦。上帝不是刺激我们感官的上帝，乃是真理的上帝。一个团契除非遭遇到各种的不快和丑恶，因而陷入极大的失望中，就不知道在上帝面前该怎样行，但经历了这些事以后，便开始凭信心抓住上帝给与的应许。所以这些失望愈早临到个人和团契当中，就愈对两者有利。一个团契若不能忍受这样的失望，恐怕从此不能继续下去，换言之，若仍一味持守那早该打碎的梦想，就会在同一时间失去信徒团契的应许。因为这样的团契迟早都会崩溃。凡是属人的梦想，一旦带到信徒的团契中，必会阻碍真正的团契，因此必须对梦想加以粉碎，好让真正的团契能够活得出来。凡爱自己对团契的梦想多于团契本身的，无论其想法多么体贴、多么诚实、多么认真、多么自我牺牲，都是在破坏那个信徒团契。

上帝不喜欢人作白日梦，因为这使人骄傲狂妄。谁在梦想作一个团契的蓝图，其实乃是在要求上帝，要求别人，要求自己予以实现。他在信徒团契中扮演着要求者的角色，设立自己的法律，并按此审判弟兄和上帝。他铁石心肠，在弟兄的圈子中，永远是在责备其他的人。他以为自己所作的，是在创立信徒的团契，仿佛他的梦想才能把人们连结起来。一旦事情不如他的意思，他就称之为失败。一旦他的理想幻灭，他便以为团契破碎了。所以他首先指控弟兄，然后指控上帝，最后垂头丧气地指控自己。

上帝早已为我们的团契生活立下了那唯一的根基，因为在我和别的信徒过共同生活以先，上帝早已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这些人连结为一个身体了。因此我和别的信徒过共同生活，不是想要求什么，乃是在感恩和领受之中。我们感谢上帝对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弟兄，使我们可以同蒙一个呼召，在祂的赦免和应许中一同生活。对上帝的不给与，我们不埋怨；我们却感谢上帝每日的赐与。我们获赐弟兄，以致无论是在罪恶或患难中，我们都得以在上帝恩典的赐福下共同度过，这难道还不够吗？难道上帝于任何一天，甚至是在那些最为困难艰苦的日子里，对信徒团契所赐的，会少于个人梦想所要求的吗？即使罪恶和误会困扰着共同的生活，然而犯罪的弟兄不还是我们的弟兄？不正和我一样，同是在基督的话语引导之下么？他的罪不正在提醒我，使我不断有机会感谢，因为我们两人都得以藉着耶稣基督，活在上帝赦罪的爱中。既然如此，我对弟兄产生极大失望的时刻，对我来说，不也正要带来好得无比的益处么？因为这件事彻底地教导我，使我知道，我们两人从来都不能够靠自己的言行过活，只有仰赖耶稣基督那独一的言行，即罪得赦免，才能使我们俩在真理里面真正连结起来。一旦梦想的朝露消逝，信徒团契的旭日就升起来了。

在信徒的团契中，像在信徒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感恩是少不了的。谁愿意为那微不足道的事感恩，也就会领受那更大的事。我们若不为日常的事物感恩，就阻挡上帝赐下祂预备好了的、那更大的属灵恩赐。我们老是想，我们所得到的属灵知识、经验和爱心，都是有限得很，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我们经常渴望那更大的恩赐。于是我们埋怨上帝，因为我们不像其他信徒一样，有那么大的确据、那么刚强的信心、那么丰富的经验；我们并且认为这样的诉苦是敬虔的表现。我们祈求那更大的事，却忘记了为那些日常的、小的(其实一点也不小!)恩赐献上感谢。我们既不存感恩的心，从上帝手中去领取那微不足道的事又怎能盼望祂交托我们那更大的事呢？如果我们不为我们所置身的信徒团契，每日感恩，尽管那里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多经验，没有可见的丰富，反之却充满软弱、小信和困难；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地埋怨上帝，埋怨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可怜、微小，完全与我们所盼望的不相称，那么，我们就阻挡了上帝让我们的团契按照在耶稣基督里的尺度和丰满成长，而这其实是早已为我们所有人预备好了的。

牧师和热心信徒对教会不时所发的怨言，尤其是属于这一类。牧师不该埋怨自己的会众，不独在人面前绝不应该，就是在上帝面前也不应该。牧师受托，管理教会，不是叫他在上帝和人的面前指控会众。凡对自己所置身的信徒团契感到迷惘，因而要提出控诉的，都该首先检查自己，看看麻烦是否只是根源于他自己的梦想，是不是上帝应该在此予以粉碎。若真是这样，他就该感谢上帝带领他到一个这样的困境中。假若不是，他就要小心提防，免得自己成为上帝教会的指控者。若要控诉，他宁愿埋怨自己的不信，祈求上帝让他明白自己的失误和特别的罪过，也祈求自己不要得罪弟兄。他这样为弟兄代求，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过犯。他这样做，是他受到委托，是应该这样做的，并为此而感谢上帝。

信徒的团契像信徒的成圣工夫一样，都是上帝的恩赐，不是我们所能要求的。同时，我们的团契也像我们的成圣工夫一样，到底真实情况是怎样，也惟有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软弱微小的，在上帝看来却可能是伟大而荣耀的。正如信徒并非要经常探测自己灵程的脉搏一样，所以上帝赐下信徒团契，也不是叫我们要不断地为它量度温度。我们每天对所领受的事愈感恩，我们的团契就必会按照上帝的美意，一天比一天更确实、更有规律地茁壮成长。

信徒弟兄关系不是某种理想，乃是上帝在基督里所创建的一种实在的关系，是我们得以参与的。我们愈明白团契生活的根基、力量和应许，惟独是出于耶稣基督，我们就会愈心平气和地思想我们的团契，并为此而祈求盼望。

是灵里的，不是魂里的实在

由于信徒的团契惟独以耶稣基督为基础，所以是灵里的，不是魂里的实在。它和其他团契的区别就是在这一点上。圣经所谓灵，是指圣灵所创的一切事，同时，使我们心里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也是圣灵。至于魂，则是指出于人的自然冲动、力量和禀性。

一切灵里实在的根基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那种清晰而明确的话语。一切魂里实在的根基是人心那种模糊而混浊的追求和妄想。灵里团契的根基是真理；魂里团契的根基是妄想。灵里团契的本质是光——『上帝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约壹 1: 5），『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约壹 1: 7）。魂里团契的本质是黑暗——『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可 7: 21）。人类一切行动的根源，甚至是一些高贵而敬虔的冲动，都为深夜所覆盖。灵里的团契，是为基督所呼召的人的团契；魂里的团契，是所谓“敬虔”的人的团契。灵里的团契，迸发出弟兄彼此服事那种光明的爱——爱佳泊(Agape)；而魂里的团契，充塞着善恶交织那种阴暗的爱——爱乐实(Eros)。前者是有规则的，是弟兄间的服事；后者是对享受所作的杂乱要求。前者是谦卑顺服弟兄；后者看似谦卑，其实是高傲地使弟兄屈从自己的欲望。灵里的团契，惟独上帝的话语掌权；魂里的团契，除了上帝的话语外，还加上人的特殊能力、经验和带有暗示及魔力的禀性。前者惟独上帝的话语有约束力；后者除此之外，人们还自己互相束缚。前者将所有权柄、荣耀和统治归给圣灵；后者则寻求和培植个人的势力和影响。不错，假如碰上『敬虔』的人，他们的意图可能是要事奉那至高至善者，可是，那不过是想取代圣灵的地位，将祂贬黜到虚无的远处罢了。因为在这里操作的，其实只是魂，即人的成分。所以在那里是灵在运行；在这里是人自己的技巧和方法。在那里是对弟兄伸出纯真的、非心理学的、非方法论的，爱的援手；在这里是人自己的分析和建造。在那里是谦卑地、单纯地事奉弟兄；在这里是对陌生者加以研究和估计。

灵里和魂里实在之间的对比，也许在下列的事例中表达得最清楚：在灵里的团契中，人与人的关系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直接的』；在魂里的团契中，却呈现一种深沉的、原始的、属人的欲望，要和别人的心灵作直接的接触，像肉体渴望和别的肉体直接结合一样。不管是在爱的结合中，还是强迫别人纳入自己的权势和影响下，其实两者就是那么一回事，人心这种妄想正是要把这种『我和你』的关系彻底融合。如此一来，个中强者就得意了，他足以使弱者崇拜、爱慕、惧怕。属人的一切关系、影响和级别，在此都融为一炉，而且在魂里这个直接共融所反映的，是歪曲了的景象，将原本属于以基督为中保的那个团契，也惟独是那个团契所特有的一切，予以嘲弄和篡改。

这是『魂里的』皈依。它具有真正皈依的一切外表形式。凡有意或无意滥用自己的余威，深深影响他人或整个团体就范的，就属此类。那是一个心灵直接操纵另一个心灵。那是强者要压倒弱者，令弱者在另一个人的影响下失去抵抗能力。弱者不错，是给制伏了，可是却不是为道理所折服。这是清楚不过的，因为一旦要求那人为这件事献身，只要这事与强者无关或可能和他冲突，在魂里皈依的人就不再从命。因此这样的皈依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受制于某一个人，也因为这个缘故，是不会长久的。

在『魂里』对邻舍的爱也是一样。它有种激情，愿作出种种前所未闻的巨大牺牲。讲到热情的献身与可见的成果，表面上它往往远胜于真正的基督之爱。它所用的是基督的言语，富有辩才，动人心魄。然而，它正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换言之，即使我将爱心最高的表现加上最大的献身——『却没有爱(即基督的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 13: 3）。

魂里的爱是为了自己而爱别人；灵里的爱是为了基督而爱别人。因此，魂里的爱是寻求与别人作直接的接触；它所爱的不是自由的人，而是把别人加以约束。它要用各种方法赢取、征服并压制别人。它希望成为无敌；它希望统治别人。

魂里的爱对真理并不重视。它将真理加以相对化，因为无论什么，甚至是真理，也不容置身于它和所爱的人中间，对它构成骚扰。魂里的爱妄想得到别人的关注和爱护，却不愿服事别人。不但这样，就是在它似乎需要施与的地方，它还在妄想要什么。灵里和魂里的爱之不同有二：魂的爱不会因为真正团契，而将那错谬的团契取消；魂里的爱也不能爱仇敌，不能爱那些认真而又顽强地反对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两者都出自同一的根源：魂里的爱按本质来说就是渴求，即渴求魂里的团契。所以只要它对这样的渴求还能有所满足，就不会予以取消，尽管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对待别人要有真正的爱。可是一旦它对自己的渴求不再满足，便会走极端，化友为敌。于是它突然之间化为仇恨、蔑视和中伤。

然而正是到了这样的地步，灵里的爱才开始。这种爱不是渴求，乃是服事。因此，魂里的爱，一旦遇上真正的、灵里的爱，就会痛恨自己。因为魂里的爱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成为工作，成为自己膜拜的偶像，并使一切事情都屈从于这偶像之下。它刻意栽培，小心照顾，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就不爱什么了。相反，灵里的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惟独事奉他。灵里的爱知道，它要往别人那里去，是没有直接通道的。那是因为基督站在我和别人之间。怎样爱别人？我若按爱的一般观念是不能预先知道的，因为那恐怕是出自我个人的欲望。若是这样，这一切在基督眼里都可能是仇恨，是最坏的自私自利。至于什么是爱，惟独基督在祂的话语里才能说明。和我自己所有的想法和确信相反，耶稣基督要告诉我，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因此，灵里的爱惟独遵守耶稣基督的话语。若基督为了爱的缘故叫我持守团契，我就持守；若祂的真理叫我为了爱的缘故而取消团契，我就取消，可不管我自己魂里的爱是多么不愿意。由于灵里的爱不是渴求，乃是服事，所以它爱仇敌如弟兄。它不是来自弟兄，也不是来自仇敌，乃是来自基督和祂的话语。魂里的爱从来不能明白灵里的爱之意义；因为灵里的爱从上面而来，相对地上一切的爱来说，它是完全陌生的、崭新的、难明的。

由于基督处于我和别人之间，我就不能要求和别人作直接的团契。正如惟有基督是这样对我说，才使我得到帮助一样，所以别人也惟有从基督那里才能得到帮助。换言之，我必须使别人得到自由，免除一切的试炼，不要用我的爱来规范、强迫和支配他。别人惟有生活在自己的自由中，免受我的羁绊，才是主所爱的人，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正是为这样的人，同时要为他赐下赦罪之恩，使他得以承受永生。由于基督在我能够有此行动之前，早就对我的弟兄作了具决定性的事，所以我理当让他毫无束缚地站在基督面前，而他在基督面前原来是怎样，也只能是那样地和我相见。我们说，我们只能藉着基督为中保和别人见面，就是这个意思了。可是魂里的爱对于别人现在是怎样的，将来又如何，是按着自己个人的形像塑造。它要操控别人的生命。灵里的爱则从耶稣基督那里认识别人的形像，那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塑造的，并且会继续塑造下去。

所以灵里的爱之是否真实，就要看它对别人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事，是否都交托给基督。它不会藉着太过个人的、直接的影响，藉着对别人的生活横加干涉，而企图动摇别人的心灵。它不会因某些敬虔的、属人的过分热心和兴奋而高兴。反之，它要用上帝清晰的话语和别人相会，并且心甘情愿让这种话语长时间地单独和他相处，使他再次得到释放，使基督可以直接和他交往。它更要尊重别人的界线，因为我们交往是要透过基督的。惟有基督才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惟有在基督里才能有完全的团契。既然这样，灵里的爱是和基督在一起谈论弟兄，多于和弟兄一起谈论基督。它知道，到别人那里最直接的道路，永远是透过向基督祷告，同时对别人的爱完全是以在基督里的真理为依归。约翰对弟兄所说的，就是这样的爱：『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约叁4）。

魂里的爱得以存留，是靠一些不受控制也不可控制的模糊渴想；灵里的爱则活在清楚的服务中，以真理为规范。魂里的爱，导致人的被奴役、依赖和压抑；灵里的爱，为弟兄在上帝的话语中创造自

由。魂里的爱，培植不自然的温室花朵；灵里的爱生出的果实是在上帝的穹苍之下，经历雨水，风暴和太阳而健康地成长，并且一切讨上帝的喜悦。

对于信徒的共同生活来说，能不能及时分辨人的理想和上帝的实在，分辨灵和魂的团契，是生命的问题。因为能否尽早在这一点上保持头脑清醒，是可以决定信徒团契的生和死的。一言以蔽之：活在上帝的言语中的共同生活，若要健康，就不能使组织成为一个运动、修会、联合会或敬虔社团(collegium Pietatis)，乃必须明白自己是圣大公教会的一部分，既主动地，亦被动地分享整个教会一切的苦难、奋斗和应许。任何有关拣选的原则及任何与教会的分离，若并非完全实事求是地出于共同的工作，或当地的特殊情况，或家庭的关系所需，都会对信徒的团契带来极大的危险。因为一旦走上精神或灵性拣选的道路，魂的因素必然会悄悄地爬进来，使共融的团契失去对教会的灵力和实效，并迫使团契成为门户派系。我们若把弱小的、丑恶的和似乎无用的人排除在信徒生活团契之外，很可能就是把基督赶走，因为祂正在叩贫穷弟兄家里的门。因此，我们非万分留心不可。

我们的视察若不够锐利，就会以为理想和现实、魂和灵之间的融合，最易发生在多层次的团契结构中，如婚姻，家庭、友谊等，因为魂的因素对这类关系之得以建立，早已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灵的因素只不过是附加在人的心智和肉体之上罢了。据此，混淆和融合这两个范畴的危险，只存在于这些关系中，而在纯粹属灵的团契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这个看法其实是个极大的错觉。根据经验，而且也显而易见，事情恰恰相反。婚姻、家庭、友谊都非常清楚认识到自己建立团契的能力有限。它们若是健康的话，都十分清楚魂的因素该在什么地方停止，而灵的因素也该在什么地方开始。它们也知道，属于人的心智和肉体的团契，和灵的团契是互相对立的。然而相反地，一个纯粹属灵的团契共处一堂，却极易犯这样的毛病，即将一切魂的东西顺着带进来，同这个团契混和在一起。同时，一个纯粹属灵的团契生活不独危险，更完全是不正常的现象。若在属灵的团契中找不到肉体的、家庭的关系，或严肃工作的团体，若工作的人没有日常生活那种烦恼，那么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和清醒了。无可讳言，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正是在短期的退修会中，魂的因素最易散播。其实，没有什么要比短短几天的共同生活更易于激发对团契的陶醉。不过对于日常那个健康的、清醒的弟兄间的团契生活来说，也没有什么要比这样的事更加致命。

也许，任何信徒在一生当中，都会尝到上帝赐下信徒团契那种真正蒙福的经验。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这类经验无非是信徒团契生活日常粮食之外的额外恩典罢了。我们没有要求这类经验的权利，而我们和其他信徒生活在一起，也不是为了这类经验的缘故。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信徒弟兄生活的经验，乃是对弟兄关系那种牢固的、确实的信仰。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并且愿意作在每个人身上这种事实，我们凭信心领受，作为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这令我们心里快乐和感到幸福，但也叫我们准备好，即或有时候上帝不将这类经验赐与我们，我们仍然处之泰然。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 133: 1)，这是圣经对在上帝的话语下过共同生活所作的赞歌。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和睦”两字：『若弟兄藉着基督同居』，因为唯独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和睦』(弗 2: 14)。惟有藉着它，我们才彼此沟通，彼此有快乐，彼此团契。

共同的日子 2

上帝啊,在清晨我们赞美你,
在晚上我们也向你祈求。
我们用单纯的诗歌颂扬你,
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

-----安波罗修(路德改作)

一天的开始

『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西 3:16)。在旧约时代,每一天是从黄昏开始,又以次日之日落结束。但在新约时代的教育,每天是从太阳上升的清晨开始,而以次晨的破晓作结束。这是应验的时候,是主复活的时候。基督是在晚上将生,是黑暗中的光明,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死去,中午都变为黑夜;然而在复活节的清晨,基督却从坟墓里出来,胜过死亡黑暗。

清晨太阳正上升,
我救主基督复活,
将黑夜罪恶驱除,
光明、救恩、生命重临。哈利路亚!

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时,教会所唱的赞美诗。基督是『公义的日头』,要向等候它的会众出现(玛 4:2),并且叫爱他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士 5:31)。清晨属于复活基督的教会。在破晓的时刻,他们想到晨曦,因为在那个时候,死亡、魔鬼和罪恶都被制伏在地,而人类也就获得新生和救恩。

我们今天的人对黑夜并不害怕,也不懂得敬畏,又岂能明白先辈们及初期教会对于每日重获光明那种大喜的心情呢?我们也许要重新学习在清晨对三位一体上帝的颂扬和赞美。我们赞美父上帝,我们的创造者,因为祂在黑夜保守了我们的性命,并唤醒我们进入新的一天。我们赞美子,世界的救主,因为祂为我们战胜坟墓和地狱,并以胜利者身分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赞美圣灵,因为祂在清晨把上帝的话语像一道白光射进我们的心窝,为我们驱除一切的黑暗和罪恶,又教导我们正确地祷告。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也许能够多少领会一下,这些和睦同居的弟兄在经过黑夜之后,第二天清晨又再聚集在一起,一同赞美上帝,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一同祷告,是何等的快乐!早晨不属于个人,乃属于三一上帝的教会,属于信徒的家庭团契,属于众弟兄。以前的教会为了在清晨共同颂扬上帝,编写了无数的歌曲。波希米亚弟兄每当破晓就唱:

白天赶走黑暗夜;
亲爱信徒,要欢乐,要警醒,
同心赞美主上帝。
要记住,你的主上帝
按祂的形像造了你,
叫你认识祂。

天将破晓,鱼肚大白,
主上帝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至善的主,
因为你夜里保守了我们。

我们祈求你，今日再保守，
可怜我们这些软弱的朝圣者，
扶持、帮助、看顾我众人，
好叫我们得以脱离凶恶。

如今又是天破晓，
弟兄们，当感谢
慈悲上帝的保守，
让我们夜里平安。
主上帝，我们交托，
身心言行无保留，
完全遵照你旨意，
以致所行蒙悦纳。

在上帝话语底下所过的共同生活，是在清晨以共同崇拜作开始的。家庭团契聚集在一起，共同颂扬和感谢，读经和祷告。清晨的宁静首先为会众的祷告和歌声所打破。经过黑夜的静寂之后，歌声和上帝的话语在晨曦中特别清晰可闻。圣经告诉我们，每日最先的思想和言语要归给上帝：『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诗 5: 3)，『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诗 88: 13)，『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瑟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醒起！』(诗 57: 7, 8)。趁着曙光初露，信徒渴求上帝：『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诗 119: 147)。『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一早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 63: 1, 另译)。所罗门智慧书要我们『知道，在日出之前，我们当感谢你；在破晓时分，向你祷告』(16: 28)，而传道经特别提到文士，说他『清早起来寻求主、他的创造者，并在至高者面前

祷告』(39: 5)。同样地，圣经也说清晨是上帝特别赐福的时刻。说到上帝的城，那是『天一亮，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诗 46: 5, 现代译本)。又，祂的好处『像晨曦那样清新』(哀 3: 23, 现代译本)。

对基督徒来说，一日之始不该为每日的杂务所烦扰和催迫。须知道每一天都是主所创造的，祂是每一清晨的主。夜里种种黑暗，混乱和恶梦，在耶稣基督明亮的光线和叫人苏醒的话语前，都只能退却。一切的不安和不洁，一切的忧伤和焦虑，都要在祂面前飞逝。但愿各种胡思乱想，诸多无益的话，在破晓的时分都能安静下来，让我们每日最先的思想，最先所说的话，惟独献给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弗 5: 14)。

令人注意的是，圣经时时提醒我们，上帝的仆人都是一早起来寻找上帝和遵行他的命令的，如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和约书亚(参创 19: 27, 22: 3; 出 8: 16, 9: 13, 24: 4; 书 3: 1, 6: 12 等等)。福音书提到耶稣，也没有说多余的话：『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可 1: 35)。有人由于不安和忧虑而早起，但圣经说那是无益的：『你们清晨早起……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诗 127: 2)。但也有人早起是由于对上帝的爱，那是喜爱圣经之人的习惯。

清晨共同灵修包括读经、唱诗和祷告。不同的团契有不同的晨更方法。那是理所当然的。家庭聚会有孩子参加，灵修方式自然就和神学家的聚会不同。因此，团契之间一律用同一的灵修方式，不能说是健康的。很明显，神学家的弟兄聚会就不适合有小孩的家庭。但无论怎样，每一个灵修的方式都包括

圣经的话语，
教会的诗歌，

团契的祷告。

现在我们要逐一谈谈这几项。

诗篇的秘密

『当用诗章……彼此对说』(弗 5: 19)。『用诗章……彼此教导，互相劝戒』(西 3: 16)。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教会就对共同使用诗篇赋以特别的意义。直至今日，不少教会在灵修之始都唱诗篇。可惜这种习惯已经大大失落了。我们必须重新投入诗篇的祷告中。诗篇在整本圣经中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它是上帝的话语，同时，除了少数例子之外，它也是人的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话语怎样同时是对上帝的祷告呢？

对于这个问题，凡是开始用诗篇祷告的人都有一个体验。那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尝试跟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作为自己的祷告。可是很快他就会碰到有些句子，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是他自己能够说得出来的。我们想到的，比方无辜者的诗篇，怨恨的咒诅诗篇，及部分受苦的诗篇。尽管这样，这些祷告仍然是圣经的话语，是信徒不能视之为过时、陈旧或“宗教的初阶”而轻易地予以扬弃的。因此，他也许不愿意挑剔圣经的话语，然而他却认识到他自己不能用这些话祷告。他可以视之为别人的祷告而阅读、聆听，表示惊讶或感到冒犯，可是他自己却不能这样祷告，也不能将之逐到圣经的门外。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每个人首先持守自己所明白和所能够祷告的诗篇。对于圣经中不明白的、困难的地方，干脆放下不管好了。我们可以不断回到那些显浅易明的章节中去。

不过，这些困难的祷告，其实正是让我们可以首先窥探诗篇秘密的孔道。这些我们的嘴巴不愿说的祷告，叫我们停滞不前，令我们惶恐，同时也给我们有某种预感，使我们知道这里祷告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这里极力证明自己的无辜，祈求上帝的审判，又陷入无穷尽的痛苦中，除了耶稣基督自己，还有谁呢？是的，祂在这里祷告，而且不仅是在这里，更在全部的诗篇中。

这是新约和教会早就知道的事，也为此作了见证。耶稣基督这个人饱历困苦和悲伤，却完全是无辜的、公义的。祂要在诗篇中藉着会众的嘴巴祷告。所以说，诗篇是耶稣基督真真正正的祷告书。祂在诗篇祷告，而诗篇也因此成为祂的祷告，万世不绝。为什么诗篇是向上帝的祷告，却同时是上帝自己的话语，现在可明白了么？这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基督自己在祷告。耶稣基督在自己的教会中用诗篇祷告。他的教会也祷告，甚至是会众当中的个人。不过在这里，个人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因为就整件事来说，是基督在祂里面祷告。祂祷告，不是出于自己心里的自然渴望，乃是由于基督成了人，他于是按照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祷告而祷告。事情既是这样，他的祷告就得到必蒙垂听的应许。因为基督在上帝的宝座前，同个人及会众一起用诗篇祷告；或者说，因为祷告的人在这里一齐加入耶稣基督的祷告行列中，使他们的祷告声直达上帝的耳朵。基督于是成为他们的代求者。

诗篇是基督为教会所作的代祷。现在，由于基督是在父那里，基督的新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就继续祂的祷告，直到末日。这个祷告不属于个别的肢体，不，这是属于基督的整个身体的。诗篇所说的一切，只有在整个身体上才见活现，所以个别的人从来不会完全明白，也不能称之为自己的祷告。既然如此，诗篇特别是属于共融的团契生活。若诗篇的某一节或某一篇不是我自己的祷告，那么，它必然是团契生活中另一个人的祷告，所以它必然是真人(wahren Menschen, 英译为 the true man)耶稣基督和祂在地上的身体的祷告。

在诗篇中，我们按照基督的祷告而学习祷告。可以说，诗篇是学习祷告的伟大学校。

在这里，我们首先学习什么是祷告：我们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根据应许而祷告。信徒的祷告有启示的话语作为牢固的根基，和模糊不清、自私自利的渴想毫无关系。因为我们仍是按照真人耶稣基督的祷告而祷告。圣经上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祈求，就是这个意思。基督为我们祈求，而我们也只能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真正向上帝祷告。

其次，我们从诗篇学习该怎样祷告。无可讳言，诗篇祷告的范围远远超出个人经验之外。尽管这样，个人仍然可以凭信心用基督整个的祷告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成为真正的人，而且也惟有它才完全全懂得这个祷告所说的一切。

可是，我们是否可用咒诅的诗篇呢？想到我们自己是罪人，若是用复仇的祷告来表达恶念，

那当然是不可以。但是想到基督将上帝的一切愤怒放在自己的身上，代替我们去承受上帝的咒诅，如果因为上帝的愤怒的缘故，祂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这样承受咒诅才能饶恕敌人，即自己经历咒诅，以使敌人得到释放，那么我们作为这位耶稣基督的肢体，也是可以用这些诗篇祷告的，当然我们这样做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以祂的心为心。

除此之外，我们能否像诗人一样，称自己为无罪、敬虔、正直呢？如果那是出于我们自己，便不可以。那不该是我们歪曲悖逆心肠的祷告。然而若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心，因祂是无罪的、纯洁的，而我们也因着信，分享了他的无辜，那么我们就不但可以，更应该这样做。换言之，由于“基督的血和公义”已经成为我们的“饰物和华美的衣服”，我们可以(也应当)用无辜者的诗篇祷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那是基督替我们所作的祷告也是因为那是祂赐给我们的礼物。藉着他这些诗篇才成为属于我们的诗篇。

至于那些有说不尽辛酸和苦难的诗篇，其中的意义远非我们能够臆测，我们又怎能够祷告呢？不是要强迫我们的心灵进入自己经验以外的领域，不是要我们埋怨自己，乃是因为这一切的苦难真真正正地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忍受了痛苦、耻辱和死亡，因为在祂的苦难和死亡中，所有血肉之躯都一同受苦，一同死了，所以我们可以，也应该用受苦的诗篇祷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使我们的老旧人死去，同时自我们领洗以后，其结果是我们肉身的日渐衰亡，这都使我们有权用这些祷告。藉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些诗篇赐给了祂在地上的身体，成为发自祂内心的祷告。在这里我们不能再详述了。总之，我们要把诗篇当作基督的祷告来领会。我们也只能从地上的生活体验中慢慢加深我们对诗篇的了解。

第三，诗篇教导我们如何在团契生活中祷告。

整个基督的身体都在祷告，而我，作为个人，我的祷告不过是会众整个祷告中一个最细微的部分罢了。我学习和基督的身体一同祷告。这使我升华在个人愿望之外，让我可以作无私的祷告。在旧约时代中，许多诗篇极有可能是彼此交替着祷告的。比方平行体的诗篇——即在同一节的第二句用不同的字眼显著地重复同样的事，就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问题，更在教会和神学上有其独特的意义。

我们对此若加以详细的研究，是会有所助益的。一个清楚的例子是诗篇第五篇。这里经常出现两个声音，用不同的字眼把同样愿望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岂不暗示祷告者并不是单独祷告，而是经常有第二个人、有另外一人、会友、基督的肢体，甚至是耶稣基督亲自陪同他祷告，以致个人的祷告也得以成为真正合宜的祷告么？诗篇这种重复同一事项的祷告，到了 119 篇，就达到似是永不愿意停止，单纯得几乎是不可接受、不能解释的地步。这岂不正正指出，祷告中的每一句话都要深入心灵的深处，而这只能在不不停的重复过程中才能达到么？(最后甚至是这样也不行!)这岂不指出祷告并不是将心中的忧愁或喜乐一次过全然倾出，乃是在耶稣基督里，不停地、恒常地学习上帝的旨意，并将之据为己有，铭记心中么？俄亭格(Oetinger)在其所著之诗篇的解释中，将全部诗篇按着主祷文的七项祈求分类，为

我们带来了可贵的真理。他这样做，目的是说，尽管诗篇浩如瀚海，但里面所表达的，不多不少正是主祷文概括所求的事。我们所求的一切，永远只是耶稣基督所求的，因为惟有祂的祷告才蒙应许，才能叫我们脱离外邦人那种胡言乱语。我们愈深入在诗篇里生长，就愈会经常把它作为自己的祷告，而我们的祷告也就愈来愈纯净，愈来愈丰富了。

读经

在家庭聚会中，用诗篇祷告之后，会唱一首诗，跟着便是读经。『你要在宣读圣经……』(提前 4: 13, 现代译本)。在这里，在我们能够一起正确读经之前，我们也要首先克服很多有害的偏见。我们差不多一直受这样的看法所影响，即读经的意义只在于聆听上帝今天要说的话。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读经便是选读一些简短的章节，以便掌握这一天的金句。无怪乎像莫拉维亚弟兄会所出版的每日箴言，凡使用的人，到今天还觉得那是种真正的福气了。尤其是教会陷于奋战期间，许多人对于这些箴言都感到极大的惊喜，并且深深感谢。然而我们也同样知道，这些简短的金句或箴言，绝不能，也不该替代全部圣经的位置。圣经是经历万世直至末日都不消灭的，而这些每日的箴言可还不是全部的圣经。换言之，圣经超过箴言，也超过“每日灵粮”^o它是上帝对所有人，所有世代的启示。它不是由个别的格言所组成。它乃是一个整体，并要在整体中才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就整体来说，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惟有在它那无穷尽的内在关系中，在新旧两约、应许和应验、献祭和律法，律法和福音、十架和复活。信心和顺服、现有和盼望等等脉络中，我们才能领会主耶稣基督之完全的见证。因此，在共同的灵修中，除了诗篇的祷告以外，还需要读一段较长的新旧约经文。

一个信徒的家庭聚会，早晚都该可以各读一章旧约，及最少各读半章新约。自然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觉得甚至是这么少的分量已经是过分了，以致产生反感的情绪。有人甚至反对说，我们不能真正阅读和吸收那么多的思想和其中的关连，或者说，我们所阅读的，若超出我们的消化能力，就是藐视上帝的话语。既然有这样的反对，我们很容易便又会以读金句为满足了。

然而，这里隐藏着一个严重的过失。如果我们这些成人的信徒，连读一整章的旧约都有困难，则我们自己不能不感到满面羞惭。因为这表露了我们的圣经知识及我们整个读经方法，多么的糟糕。因为如果我们对所读的内容有所认识，则我们自不难听得懂所朗读的一章，特别是因为我们可以打开圣经，跟着去读的。如果真的不懂，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大部分圣经仍然是不认识的。我们既然不认识上帝的话语，那么为了匡正这种过失，我们除了认认真真地去补回所疏忽的事以外，还有别的方法吗？而牧师们在这里岂不该首先着手帮忙吗？

人们大概不会反对，共同灵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认识圣经，因此有人认为这样太过属世，所以必须在灵修之外完成。若是这样，便是对灵修完全误解了。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自己了解的程度聆听上帝的话语。小孩子在灵修中，首先是聆听和学习圣经的故事；成人信徒不断重新学习，也不断有新的亮光，而且靠自己的阅读和聆听，是怎样也学不完的。

然而不仅是未成年的，甚至是成年的信徒都会埋怨，认为所读的经文往往太长，并且里面有许多自己不明白的地方。对此我们必须指出，正是成熟的信徒才会觉得每次读经都“太长”，即使那是最短的经文。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是一个整体，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和这个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致我们不能窥其全貌，经常以偏概全。既然这样，无论是圣经的全部或是其中的一句话，很显然都远远超出我们的了解之外。我们若每天都不忘记这个事实，是大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真是自知不足，就会归向耶稣基督，深信『一切智慧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西 2: 3)^o我们或者可以

放胆说，每次读经都必须有"太长"的情形出现，因为我们所读的圣经不是人生的格言或智慧，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启示的话语。

因为圣经是一个整体(*corpus*)，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所以在家庭聚会里读经，首选的是连续的经课(*lectio continua*)。于是历史书、先知、福音、书信和启示录便在上帝话语的脉络中为大家所选读，并且一起聆听。于是听道的会众得以进入以色列民奇妙的启示世界中，和他们的先知、士师、君王及祭司，也和他们的战争、节期、献祭及苦难连结在一起。于是信道的会众得以亲历耶稣基督的诞生和洗礼，看见祂所行的神迹，听见祂所说的话，也参与祂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们分享了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使万人得救的事迹，并因此而在耶稣基督里亲尝救恩的滋味。

对圣经各卷作连续的阅读，迫使每一个愿意听的人，来到上帝为人类只一次作成的救恩面前，或者说，在救恩里被寻回。所以正是在崇拜读经的时候，圣经上的历史记载带我们到一个全新的境地。我们参与了从前的拯救事项；浑然忘我地设身处地参与其中：我们走过红海，穿过旷野，越过约但河而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也和以色列一样陷入怀疑和不信，同时在经历过惩戒和悔改之后，又得到上帝的帮助和体验祂的信实。这一切都不是梦幻，乃是神圣的实在。我们要从自我的存在中被提出来，转移到上帝在地上的圣史中。在那里上帝曾经和我们相交，直至今天还是在那里和我们相会，要在祂的愤怒和恩典中对待我们的苦难和罪过。重要的，不是因为上帝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而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圣洁的历史中，是敬虔的听命者，得以参与上帝的作为，参与基督在地上的历史。而且只有我们在那里有分，然后上帝今天才会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事实：上帝的帮助和临在，不是首先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证明，而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已经为我们证明了。其实，对我们来说，知道上帝对以色列，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作的，比我们去探求上帝今天怎样对待我，重要得多。同样地，耶稣基督的死比我们重要，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我的盼望的唯一根源，使我知道我也将要在末日复活。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在我们自己以外"(*extra nos*)，不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史中，乃惟独是在耶稣基督的历史里。惟有在耶稣基督里，在祂道成肉身中，在祂的十字架上，在祂的复活中找到自己的，才会与上帝同在，而上帝也与祂同在。

从此，我们在灵修中的整个读经，对我们来说，就一天一天地变得更有意义，更有益处了。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称之为生命、苦难和过失的，完全不具真实的意义，因为在圣经里面的，才是我们的生命、困难、过失和拯救。由于上帝喜欢在那里和我们相处，我们也惟有在那里才能得到帮助。只有在圣经里我们才明白自己的历史。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新认识圣经，像宗教改革家和我们的先辈当时所作的一样。我们不要怕花时间和工夫。我们要认识圣经，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是为了我们的救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足够的理由，叫我们非要立刻满足这个要求不可的。比方，如果我们不是站立在牢固的圣经基础上，我们对个人的行动和教会活动又怎能深信不移呢？要知道，决定我们的道路的，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而是上帝的话语。然而在今天，还有谁那么坚信必须要有圣经的确据呢？人们往往"从生活"，"从经验"中找出无数的例证来作最重要的决定。圣经的确据是不被考虑在内的。也许圣经正是要指出相反的方向呢？自然，凡企图给圣经带来不名誉的，自己就不认真地去阅读、研究圣经，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然而谁不愿意学习，不懂得独自看圣经，也就不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

我们可以继续问：如果不是用上帝自己的话语，我们又怎能真正帮助有困难或受试探的信徒弟兄呢？我们自己的一切话很快会不灵光。然而谁像一个『好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太 13: 52)，谁从上帝话语的丰满中，从圣经丰富的指示、勉励、安慰中，说出该说的话，谁就能用上帝的话赶鬼，帮助弟兄了。因为『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提后 3: 15)。

我们怎样读经呢?在家庭聚会中,连续的经课最好是由每一个聚会的人轮流读。我们这样做,很快便会发觉朗读经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内心的态度对所读的材料愈不做作、愈客观、愈谦卑,我们所读的就愈符合主题。在读经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信徒和一个新手之间,往往有明显的分别。要正确读经,也许我们要注意下述一点,即朗读者绝不应将自己当作在圣经里说话的人。因为愤怒的不是我,乃是上帝;安慰人的不是我,乃是上帝;劝勉的不是我,乃是上帝在圣经里的话。当然,我可以表达出上帝在愤怒、在安慰、在劝勉,我不能以单调得无动于衷的语气去表达。不,我只能深深的参与,因为我知道这些话也是对着我说的。然而我不能将自己当作上帝,-我乃是要十分直率地服事祂,而这正是正确和错误读经的最大分别。读经不正确,我就变得刻意求工、浮夸、煽情或强制。换言之,我吸引听者注意我,而不是注意上帝的话。若是这样,我们就犯了读经的大忌。

打个比方,读经好像对别人读朋友的来信一样。我读信,不会将自己当作写信的人。这种分别,应该在读经的时候,可以清楚地听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读朋友的信,当然不能假装与自己无关,因为这确实牵涉到个人的关系,叫自己不能不投入。正确的读经方法,不是可以慢慢学习得来的技巧。此乃与自己的灵性高低大有关系。有时候,许多在灵里老成而有经验的信徒,读得虽然拙口笨舌、慢吞吞的,却往往远胜于牧师那种完美无瑕的铿锵声。在信徒的家庭聚会中,大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彼此帮助和互勉。

除了连续经课,我们也不必忘记每日的箴言。这些金句可以作为每周的格言,或者在灵修开始及其他场合作为当日的箴言。

唱新歌

诗篇祷告及读经之后,接着便是会众唱诗。这是教会赞美、感谢和祈求的声音。

『你们要向耶和華唱新歌』(诗 98: 1)。诗篇的作者正在不断地呼唤我们。家庭聚会在每天清晨所唱的是基督的新歌。这是上帝在地上和天上整个教会所唱的新歌,而作为教会的肢体,我们也被召要一同高唱。上帝早已在亘古预备了一首伟大无比的赞美诗,并叫凡加入教会作肢体的,都要一同歌唱。那是在创世之先『晨星的赞美,上帝众子的欢呼』(伯 38: 7, 新译)。那是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的胜利歌曲,是马利亚听了天使报信之后的尊主颂,是保罗和西拉在牢房夜里的赞美歌,是站在玻璃海上的人所唱的歌,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启 15: 3)。一言以蔽之,那是天上教会的新歌。

在每日的早晨,地上的教会同声唱这歌;到了晚上,也是以这歌作结束。因为我们在这里要赞美三一的真神和祂的工作。在地上和天上,这首歌有着不同的音响。在地上,这是信徒的歌;在天上,这是观看者的歌;在地上,人们用自己贫乏的话唱出来;在天上则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的言语』(林后 12: 4, 新译),是『除了……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的“新歌”(启 14: 3),而且是要用『上帝的琴』(启 15: 2)演奏的。

我们对于那首新歌和上帝的琴知道多少呢?我们的新歌是一首地上的歌,一首朝圣者和过路客的歌。由于他们认识了上帝的话,因此也在路途中得蒙光照。我们这首地上的歌,连于上帝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话语中。此乃这个世界上那些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一首简单的歌。他们蒙召可不魂游象外,也不疯疯癫癫,乃是清醒的、感恩的、敬虔的,一心以上帝向他们所启示的话语作为依归。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弗 5: 19)。这首新歌要首先在心里唱。不然的话就完全唱不出来。心里能唱,因为它已为基督所充满。因此会众的一切歌唱都是属灵的事。所有会众唱诗的先决条件,就是

全心信靠上帝的话语，依次归入团契的生活中，谦谦卑卑，规规矩矩。如果我们的不跟着唱，就只有是人人自夸那种乱七八糟的可怕杂音。因为我们若不是对主歌唱，就会为自己或音乐而歌唱。这样一来，新歌会变为偶像之歌了。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弗 5: 19)。我们在地上的歌是说话。这是唱出来的话。信徒在一起，为什么要歌唱呢？首先，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于一起歌唱中，可以同时说同样的话，也用同样的话祷告。换言之，为了在话语中合而为一。所有的灵修，所有的聚会，都是为了在诗歌中的话语。我们之所以不一同说话，而是一同歌唱，只是表达了这个事实，即我们所说的话不足以说出我们所要说的，同时也表达了一样事，即我们歌唱的内容远远超出人类一切话语之外。尽管这样，我们不结结巴巴说话，乃是歌唱赞美上帝、感恩、认信、祷告的话。所以我们的音乐，完全是用来服务上帝的话语。歌唱阐明了上帝话语的奥秘。

由于教会——尤其是家庭聚会——崇拜所唱的歌，完全是连结在上帝的话语中，所以最要紧的应该是齐声同唱。在这里话语和声音的结合非比寻常。会众齐唱所发出的高昂歌声，惟独以上帝的话语为主要的內容，故此不必用其他的乐音来作支持。

『今日我们异口同声唱,和睦相处,口唱心和。』

这是波希米亚弟兄会的一首歌。圣经上也说：『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 15: 6)。齐声同唱的纯洁，不为音乐铺张手法所影响；它简单明了，亦不会让音乐夺去上帝的话语在诗歌中所拥有的主权；它质朴无华；它合乎人性，也带来温暖，这一切一切正是地上教会歌唱的特质。其实我们的耳朵经过练习，透过缓慢的、耐心的练习，才能明白过来。会众是否能达到真正的齐声同唱，就要看自己的灵性判断能力。这需要从心里唱出来，要唱给主听，要唱出上帝的话语，要同心合意地歌唱。

团契生活中有些是齐声同唱的敌人，是我们非严格对付不可的。因为在崇拜中，没有什么比歌唱更易招惹虚华和坏的品味。首先，当大家应该齐声同唱的时候，我们几乎到处碰到有人唱即兴的二音。这种声音想给大众所唱那种平静而合一的歌声加上必需的衬托，要填充当中所失去的丰满，殊不知因此而把话语和歌声一同抹杀了。又有唱低音的，他想使同唱的人注意到他有多么令人惊讶的音域，所以唱每一首歌都要唱低八度。至于独唱的人，声音雄壮，抑扬顿挫，颤声而歌，一张口便掩盖其余各人，叫大家都羡慕他那美好的歌喉。此外，齐唱还有一些危险度较轻的敌人，即那些不会唱歌的人，不过事实上他们的数目比人们所说的少得多。最后，常常有人因为心情不好而不愿一同唱的，这也会干扰团契的生活。

齐声同唱虽然困难，却是个灵性的问题，并不那么属于音乐技巧的问题。如果团契生活中的每一位都有崇拜的心志，愿意守纪律，就算大家在音乐造诣上非常不足够，齐声同唱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因为这是这种歌唱所特有的事。

要练习齐声同唱，首选的是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诗歌，然后是波希米亚弟兄会的歌曲和古教会的作品。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会非常本能地作出判断，看看在我们的诗歌本中，哪些诗歌适于齐唱，那些却是不大合宜。在这方面，今天所常见的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我们只能逐一决定，千万不要像那些反对图像敬拜者那样疯狂。家庭聚会的人，当设法尽量背诵诗歌。比方在每次灵修中，除一首自由挑选的诗歌外，还加上几首固定的诗歌，让大家在读经前后反覆唱出，目标就容易达到了。

不过我们不仅在灵修中，就是每一日、每一周也该规定时间唱歌。我们愈唱得多，就愈快乐。尤其要紧的，我们唱歌的时候愈团结、愈有纪律、愈快乐，我们所得的福气就愈多，同时这种福气也要从我们的共同歌唱中，流遍整个团契的生活里面。

在共同歌唱中所听到的，是教会的声音。唱歌的不是我，乃是教会，我不过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得蒙参与罢了。所以一切共同歌唱若是得宜，就必开拓我们在灵性上的视野，叫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那个小小的团契不过是世上大教会的一个肢体，同时我们也愿意，而且快乐地把我们或好或差的歌声归纳到教会的颂赞里面。

共同祷告

上帝的话语，教会的声音和我们的祷告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必须说到共同祷告。『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太 18: 19)。然而在共同的灵修中，没有哪一部分要比共同祷告更令我们感到困难和焦急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亲自说话。到此，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唱过教会的歌，就要以团契肢体的身分向上帝祷告了，而且这个祷告必须真正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对这一天、对自己的工作、对团契的祷告，特别是为那压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和罪过，以及那些交托给我们的人。

或者说，我们的确不该为自己祷告什么；渴望用自己的嘴巴和言语来作共同的祷告，岂真是不能允许的事？无论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对我们来说，事情是够简单的，因为信徒既愿意靠上帝的话语一同生活，也就该可以一同用自己的话向上帝祷告。他们要把共同的祈求、共同的感谢、共同的代祷带到上帝面前，而且他们这样做，应该满有喜乐，信心十足才是。当弟兄中有人用质朴端庄的言语把弟兄们的共同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时，彼此间的畏惧，在人面前羞于启齿的尴尬，都该一一冰消瓦解。同样地，奉耶稣基督名字所作的祷告，不管是多么的结结巴巴，我们都不该评头品足，议论纷纷。其实，信徒共同生活就共同祷告，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尽管为了让我们的祷告纯洁和合乎圣经，某些心理上的抑制是良好和有益的，不过却绝不能用以窒息自由祷告，因为这里有耶稣基督大大的应许。

灵修结束时的自由祷告要由家长代说，无论如何，也该经常请同一位弟兄作结。这会使这位弟兄负上完全想像不到的责任。不过为了使这个祷告不致流于错误的挑剔和过分的个人化，应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让弟兄一个接一个地为众人祷告。

个人之所以能够为整个团契祷告，首先的条件是其余各人都用祷告托住他和他的祷告。若不是整个团契予以保守和支持，个人又怎能为众人祷告呢？所以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每一句批评的话都必须转化为真诚的代祷，成为弟兄间彼此的帮助。不然的话，团契生活就很容易在这一关节上瓦解了！

共同灵修的自由祷告应该是整个团契而不是个人的祷告。个人的任务正是为团契祷告。因此他必须每日经历团契共融的生活，必须清楚知道团契的忧虑和需要，快乐和感恩、祈求和盼望。团契的工作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他是可以不知道的。他祷告，乃是因为他是众弟兄其中的一个弟兄。如果他要避免混淆自己和团契的心愿，如果他真的希望自己的任务惟独是为团契祷告，那是需要经过考验，也需要警醒的。为了这个缘故，受托祷告的人最好经常从团契的圈子中得到建议和搜集代祷事项，以便为各人的需要和工作祈求。如此一来，这个祷告就愈来愈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祷告了。

尽管是自由祷告，也可以用某些内部的次序予以规定。无论如何，这不是个人杂乱无章的发泄，而是一个本身井然有序的团契的祷告。某些祷告事项会每日重复出现(尽管形式可能不一样)，那是免不了的。对于这些每日出现的重复代祷事项，团契开始的时候也许会觉得单调，但以后肯定会找到不太个人化的方式。如果能够在每日重复的代求中增添什么的话，就可以尝试编制一个一周祷告表。就算这在共同的灵修中不方便，在个人祷告的时间里也必然会有帮助。为了使自由祷告避免个人的主观，可以和所读的一处经文接上。这样，团契的祷告就有稳固的内容和根基了。

另一方面，我们会不断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受托为团契祷告的人，往往感觉到灵力不足，不愿祷告，于是设法把当天的任务转交别人。然而这是不足为法的，不然的话，团契的祷告就太轻易为心情所左右了，心情是不能左右灵命的。情形恰恰相反，如果有人因为内心空虚和疲乏，或者是为个人的罪愆所缠扰，因而希望躲避自己的任务，就该学习什么叫做为团契尽力。这时候，众弟兄也当在他的软弱中托住他，使他在不能祷告的当儿有力祷告。在这里，也许保罗的话大有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 8：26）。其中主要的关键在于整个团契明白到这个弟兄的祷告，便是全体的祷告，于是托住他，和他一起祷告。

在某些情况下，小的家庭聚会也可以用规定的祷文。不过这往往只是逃避真正祷告的藉口。在教会丰富的仪式和思想的掩盖下，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不做自己的祷告。不错，那些祷文是美好的，也意义深远，只不过不是真正我自己的。所以尽管教会的祷告传统很能帮助我们学习祷告，却如何也不能代替我今天要向上帝所做的祷告。因为就算是极糟糕的口吃，也胜于词句优美的祷文。自然在公开的大礼拜中，情况与每天的家庭聚会不一样，这是无庸赘言的。

在信徒的生活团契中，除了共同灵修的每日祷告外，往往有人盼望成立特别的祷告小组。这种事情也许没有固定的规则。不过如果真正举行，就要看这是否是共同的愿望，同时大家是否确实知道，在某一规定时间，大家可以一齐参加祷告。如果那只是某一个人的单独意图，就很容易播下破坏团契生活的种子。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需要事实证明，刚强者要扶持软弱者，而软弱者并不审判刚强者。新约教导我们，自由组合的祷告团契是最自然不过的事，那是不必多疑的。然而若有人猜疑或不安，那就要彼此忍耐了。在这样的事情上，千万不要勉强，凡事都要行在自由和爱中。

席上团契

我们介绍了信徒生活团契的晨更程序——用上帝的话语、教会的诗歌和会众的祷告，做为一天的开始。团契首先领受永生之道，加强灵力，然后坐在一起，从上帝那里领取每日的饮食。家庭聚会为此满心感谢，并求上帝继续赐福。自从耶稣基督和门徒一同坐席以来，信徒的席上团契就一直因祂的临在而蒙福。『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路 24：30，31）。

圣经提到三种席上团契，是耶稣亲身参与的：每日的席上团契，圣餐的席上团契，和最后在上帝国里的席上团契。在这三种团契中，重要的是席上的人，：『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祂来』。

在这些恩赐中认识耶稣基督，那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认识祂是一切恩赐的赐与者，是主与天父和圣灵创造了这个世界。在德国，大家是这样谢饭的：『求你祝福所赐下的一切』。席上团契是要承认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神性。

其次，团契承认得到了这一切世上的恩赐，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正如这整个世界得以存活，也只是因为耶稣基督、祂的话、祂所讲的道理的缘故。祂是生命的真粮。祂不仅是赐与者，祂本身就是一份礼物。世上之所以有各种恩赐，正因为祂是这两者的缘故。上帝在祂百般的忍耐中，用美善的恩赐扶持我们，只因耶稣基督的福音仍要传开去，仍要人相信，也因为我们的信心还未全备。因此信徒的席上团契用路德的话祷告说："主上帝，亲爱的天父，赐福给我们，也祝福你赐下的这些礼物，就是我们从祂温柔慈爱的手中领受的，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由是，团契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圣的中保和救主。

第三，团契相信，他们祈求耶稣降临，他们的主就愿意降临。因此他们祷告说：『主耶稣，求你作我们的客人』——由是，承认满有恩慈的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的。信徒每一次席上团契都使他们对与他们同在的主上帝、耶稣基督充满着感谢。他们在席上，可不是追求将地上的礼物加以病态式的灵性化，相反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这些美好礼物，心里充满喜乐，并在喜乐中，认识到他们的主是这一切美好礼物的真正赐与者。此外，祂本身更是真正的礼物，是真正的生命之粮，是呼召他们在上帝国里得享快乐的筵席的那一位。所以，每日的席上团契把信徒和他们的主及他们彼此之间，用特殊的方法连结起来。在席上，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主是为他们擘饼的那一位；他们信心的眼睛睁开了。

席上团契是值得庆贺的事。在我们每日的工作当中，它经常提醒我们，上帝在工作之后的安息，提醒我们每一星期及其中的辛劳，乃只有在安息日中找到其意义和目的。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辛劳和工作罢了，这也叫我们因上帝的美善而得到复苏和喜乐。我们不错，是在工作，不过上帝却养育和保守我们。这便是庆祝的根基。人吃饭不该忧愁(诗 127: 2)，乃要『高高兴兴地去吃饭』(传 9: 7，现代中文译本)，所以『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传 8: 15)。然而，『要不是出于上帝，谁能吃喝?谁能享受?』(传 2: 25，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提到和摩西、亚伦一同上西乃山的七十位以色列长老，是这样说的：『他们既看见了上帝，就又吃又喝』(出 24: 11，新译)。我们吃饭的时候，假如是唉声叹气，或佯作无事忙，或甚至感到羞惭，那么，上帝对我们的愁眉苦脸是不能容忍的。藉着每天的饮食，祂呼召我们要喜乐，并在工作中得享安息。

信徒的席上团契表示责任。我们吃的是我们的日用饮食，不光是我自己的。我们要分享我们的饮食。因此我们不仅是在灵里，更在我们的整个肉身上彼此牢固地连结在一起的。上帝赐给我们团契生活的一个饼，已将我们融化在一个牢固的约中。从今以后，只要有人有饼，就谁都不许挨饿，而且谁要是破坏这个肉身生活的团契，也就同时破坏那个灵里的团契。两者之间已经再也分不开来了。『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赛 58: 了)。『不要轻看饥饿的人』(传道经 4: 2)；『因为主耶稣要在饥饿的人当中与我们相遇』(太 25: 37)。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 2: 15, 16)。只要我们一同吃饭，就是有一点点，也是足够的。然而一旦有人留起自己的一份，饥饿就产生了。这是上帝一条奇怪的法律。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奇妙故事有许多的含意，但不也包括这种意义么?

席上团契教训信徒，他们在地上作客旅，还得要吃能朽坏的饼。然而只要他们彼此分享这个饼，他们日后在父家也要彼此分享那个永不朽坏的饼。看哪『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路 14: 15)。

白天工作

晨更以后直到晚上，这一天便属于工作的时间了。『人出去工作，劳碌直到晚上』(诗 104: 23)。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信徒的家庭团契都会因工作而暂时分开。祷告和工作是两回事。祷告不应受到工作的阻碍，反之亦然。正如按照上帝的旨意，人工作六天，第七天就要在上帝面前休息，定为圣日。所以基督徒的每一天都以祷告和工作作为双重标记，这也是上帝的旨意。祷告固然需要时间，然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属于工作的。只有两者各自得到自己不可割让的一部分，然后才可以清楚显示两者是融合不可分的。没有日间的重担和劳碌，祷告就不是祷告，而工作若没有了祷告也不是工作。这只有信徒才清楚。所以两者的合一，正显明在两者清楚的区别中。

工作把人放入事物的世界中。它要求人有所成。于是信徒走出弟兄相会的世界而进入不具人格之物——『它』的世界中。这种新的遭遇使他获得释放，可以坦然面对客观的现实，因为“它”的世界不

过是上帝手上的工具，使信徒得以洁净一己的私心和私欲罢了。人除非能够忘记自己，在事业上、现实中、任务上、“它”之中，令自我消失，否则在世界上是难有所成的。在工作中，信徒学习怎样使自己受到工作的约束，所以工作也就成为他抗拒肉体懒散和追求安舒的良药。工作能治死邪情私欲。然而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信徒必须突破“它”而进入“你”，即上帝之中，因为使信徒作工和成事的是上帝，惟有祂才可以使信徒获得释放，不再为自己而活。

即使这样，工作也不会只停留在“为工作而工作”上。一个知道工作对自己是何等重要的人，对工作的严厉和无情，会更加的一无所惧。这期间，同“它”的争战将会继续进行。但同时会有突破——祷告和工作的合一，白天的合一得以实现。因为在一天劳碌的“它”之背后隐藏着的便是“你”——上帝，亦即系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帖前 5: 17)。因此，信徒的祷告也就超越所规定的时间之外而进入到工作当中。它包括整日，但并不因此而阻碍工作，且能推进工作，确定工作，使工作富有意义，工作亦给人带来快乐。既是这样，信徒的每一句话、每一工作、每一辛劳都变为祷告，而且不是妄求要经常摆脱所担负的任务，乃是实实在在地突破僵硬的“它”而进入满有恩慈的『你』之中。换言之，『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西 3: 17)。

白天既获合一，那么整日便有次序和纪律。这是必须要在晨更的祷告里寻找的，找到了便在工作中予以持守。清晨的祷告决定白天的生活。我们惭愧自己浪费了时间，陷入各样的试探，工作无精打采，而且无论思想上或与人往来都显得杂乱无章、粗暴无礼，究其原因，往往正是因为祷告的结果，我们对时间的组织和分配，就会紧凑得多。我们在工作时候所遇到的试探，就在我们突破到上帝面前的当儿得到克服。至于对工作所要作的决定，若是不必迁就人意，而单独看上帝的旨意，那当然会轻省和容易得多了。『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西 3: 23)。甚至是机械式的工作，只要我们知道那是出于上帝，并有祂的吩咐，我们作起来也会更加忍耐。我们若求上帝赐给我们今天工作的力量，我们作工的力量就会增加。

中午和黄昏

若有可能的话，信徒家庭团契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稍聚片刻。半日过去了，信众感谢上帝，求祂保守直至晚上他们领受饮食。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一首赞美诗祷告：

“父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求你喂养我们，安慰我们这些受痛苦的罪人。”

上帝必定养育我们。我们不过是可怜的罪人，是不配得的，所以既不能也不敢认为得食是理所当然的。既是这样，上帝供给我们的饮食便是对忧伤者的安慰，因为这是上帝用恩典和信实支持和带领祂的儿女的明证。诚然如圣经说：『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后 3: 10)，那似乎是将吃饭问题和所作的工紧密连在——一起。不过圣经所说的，并不表示作工的人在上帝面前一定有权要求得吃。不错，我们理当工作，只是饮食却是祂白白的、仁慈的赐与。我们作工得吃，不是理所当然的，乃出于上帝的恩典。白天惟独属于祂。到了中午，信众集合，接受上帝的邀请共进午餐。

中午是教会和诗篇赞美者七个祷告时刻之一。在日正当中的时候，教会向三位一体的上帝发声，赞美祂的大能，祈求祂的帮助，希望很快得到救赎。正午时分，耶稣十架上面的天空黑了。复和的工作趋向完成。信徒的家庭团契在这个时候若能稍聚片刻，歌唱或祷告，都不会是徒然的。

白天的工作结束了。假如遇到艰辛和劳累，那么信徒要了解格尔哈德(Paul Gerhardt)在赞美诗中所说的：

我们的头、脚和手都快乐了，

因为现在工作已经结束；
我的心哪，你要快乐，
你当脱离世上的苦痛，
挣开罪恶的作为。

为了持守所信，一天已经是够长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信徒的家庭团契又再聚会了。他们在晚上的席上团契和最后的灵修中会合。他们要与以马忤斯的门徒作同样的祷告：『主啊，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路 24：29）。如果晚祷能在一天终结时举行，并能在睡前听到上帝的话，那是好得无比的。黑夜来临，上帝话语的真光把信众照得更明亮。像一天的开始一样，结束时也是用诗篇祷告，读经、唱赞美诗和一同祈祷。

对于晚上的祷告，我们还有些话要说。这是彼此代祷的适当时刻。一日的工作结束后，我们祈求上帝的保守，赐下福气和平安给普世的信徒、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圣工上的牧者、所有贫穷、可怜和孤独的人，病者和垂死的人、我们的邻居、家里的人和过团契生活的同伴。有什么会比我们把工作放手而交托在上帝可靠的双手中，更使我们体会到祂的力量和作为的呢？有什么会比我们的活动到了尽头时，更令我们愿意祈求上帝的祝福、平安和保守的呢？我们疲乏了，上帝便作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诗 121：4）。

再者，信徒的家庭团契在晚祷中也当特别祈求赦免一切的不义，无论是得罪上帝或得罪弟兄的；祈求上帝和弟兄的饶恕；祈求我们自己有力量愿意饶恕别人所加诸我们的不义。修道院有个古老传统，就是在晚祷的时候，院长按照规定的仪式，恳求弟兄先饶恕他们对所犯的一切疏忽和过失，同时在弟兄们说过饶恕之后，他们也求院长饶恕他们所犯的疏忽和过失，接受他的饶恕。『不可含怒到日落』（弗 4：26）。对于每一个信徒团契来说，白天所引起的不和，到了晚上就必须和好，那是个断然的规则。信徒带着一颗愤愤不平的心去睡觉，是最危险不过的了。因此，在晚上最后的祷告中，如果能够特别祈求弟兄间的饶恕，以便彼此修和，重建团契的生活，自然是良好的习惯。

最后，在所有古代的晚祷中，我们注意到他们经常祈求上帝在夜间保护他们，以避免魔鬼、恐慌的侵袭，或突然遭遇不幸的死亡。古人认识到入睡了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知道熟睡和死亡的关系，看出魔鬼的诡计，因为谁一旦不加设防就会跌倒了。所以他们祈求圣天使使用金武器来支援他们，当撒但的权势威慑他们的时候，天军可以在他们左右保护他们。在古教会的祈求中，最令人注意而意义深长的，是他们盼望闭目睡觉的时候，心仍然可以清醒向着上帝。这个祷告所求的是：即使我们不察觉到什么，不知道什么，却仍求上帝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心里；尽管夜里有什么的忧伤和试探，我们的心仍得以保存纯全和圣洁；叫我们随时准备好去听祂的呼召，就像童子撒母耳在晚上也能回答一样：『主啊，请说，仆人敬听』（撒下 3：9）。即使是在睡眠之中，我们仍然是在上帝的手上，不然就是在那恶者的权势下。即使是在睡眠中，上帝仍然能够在我们身上行神迹，不然的话，那恶者就会在我们身上加以诸多的破坏。所以我们在晚上这样祷告说：

我们如今闭上双目睡觉，
求祢让我们的心清醒向祢；
求祢用右手护庇我们，
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缠绕。

——路德

然而不管是早晨或是晚上，诗人的话巍然独立：『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诗 74：16）。

独处的日子 3

『上帝啊，锡安的人在静默中赞美你』(诗 65: 1, 新译)。

许多人寻找团契的生活，是因为害怕孤单寂寞。由于他们忍受不了独处，所以被迫要进入人群中。也有一些信徒不知道该如何独处，或因自己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于是盼望在和他人共处中得到帮助。若是这样，他们大多数会失望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便责备团契的生活，却不知道该归咎的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基督徒的团契不是灵性的疗养院。谁要逃避自己而进入团契生活的，就是误用团契，将之变为唠叨和消遣的场所，也不管这些唠叨和消遣看起来是多么的属灵。说实话，这样的人所寻找的，完全不是团契的生活，乃是麻醉，使自己可以暂时忘记孤独，殊不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却带来致命的孤单。说话之所以变得无效，一切真挚的属灵经验之所以失灵，最后更自暴自弃，以致灵性上像死去一般，都是这类『疗养』方法的结果。

独处和静默

凡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这样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和团契。要记得，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单独站在祂的面前。你必须单独跟从祂的呼召，单独背起你的十字架，单独争战和祷告；你也要单独死去，单独向上帝交账。你不能躲避自己，因为上帝亲自拣选了你。如果你不愿意单独负责，你就是拒绝基督的呼召，因此与蒙召者的团契无分。『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没有谁能替别人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独自与死亡争战……我到时不会在你身边，你亦不会在我身边』(路德)。

然而这句话的反面也是真的：凡不能在团契中生活的，就当小心独处。你蒙召是在信众当中，然而这个呼召却不是单独对你。你乃是在蒙召者的信众中背起十字架、争战和祷告。你不是单独的。即使是在死亡和末日，你也不过是耶稣基督那个大教会的一个肢体罢了。你若轻看弟兄的团契生活，就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呼召，而你的独处也只能给你带来不幸。『我若死了，我也不会单独在死亡当中；我若受苦，他们(教会)也和我一同受苦』(路德)。

由此可知：只有活在团契中，我们方能独处；只有独处的人才能活在团契中。两者是连结在一起的。只有在团契生活中我们才能真正学习独处，也只有独处中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团契。两者之间没有先后的关系，因为两者是同时开始的，即因响应耶稣基督的呼召而生。

无论何者若是单独存在，不免是满布深渊和危险。凡要团契而不想独处的，言语和感情都变得空虚；凡想独处而不要团契的，就毁于虚荣、自恋狂和绝望的深渊中。

凡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凡不能在团契中生活的，就当小心独处。

信徒家庭团契的共同生活是由每一个人的独处日子陪伴着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共同的生活若缺少了独处的日子，则无论是对团契还是对个人,都没有好结果。

独处的标志是静默，正如团契的标志是言语一样。静默和言语有同样内在的连系和分别，一如独处和团契。两者缺一不可。恰当的话语出自静默，而恰当的静默却来自言语。

静默不是哑口，而谈话也不是瞎聊。哑口创造不了独处的环境，同样地，瞎聊也产生不了团契。『静默是言语的泛滥，言语的酣醉，言语的苦主(受害者)。然而哑口并不是圣洁的，像一件有瑕疵的东西，不宜做为洁净的祭物献给上帝。撒迦利亚是哑的，不是静默。假如他接受了上帝的启示，他从圣殿走出来的时候，不过是静默，却不是哑的』(黑乐 Ernest Hello)。建立团契和团结团契之道(上帝的话)，是与静默为伴的。『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传 3:7)。正如在信徒的一天当中，某些时刻是用来听上帝的话，特别是在共同灵修和祷告的时候，所以一天当中也该有某些静默的时刻，即在上帝之道的管治底下的静默和出于上帝之道的静默。在此提到的，特别是听道之前和听道之后的时刻。喧哗的人是听不见上帝之道的，只有静默的人才能够。圣殿的肃静表明上帝在祂道中圣洁的临在。

有人对静默抱着无关重要甚至是拒绝的态度，以为那是轻视上帝在道中的启示。他们误以为静默是故作庄严，是醉心于道以外的神秘事物。他们没有看出静默和道有着本质上的关系。他们不知道，静默乃是个人在上帝之道底下的一种肃然起敬的态度。我们在听道之前静默，因为我们的思想早已放在上帝之道上，正如小孩子进入父亲的房子不敢说话一样。我们听道之后静默，因为上帝之道仍然向我们说话，要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清晨静默，因为上帝要向我们说第一句话；我们在睡前静默，因为一天最后的言语也属于上帝。我们持守静默仅是为了道的缘故，因此恰恰不是对道有所不敬，而是给与真正的尊敬和接受。

最后，静默的意思就是等候上帝的话，要从上帝的道中得到祝福。在一个喋喋不休的时代，任何人都知道要学习这样的事是必须的。同时，真正的静默，真正的无声，勒住自己的舌头，乃只有在灵性上懂得静默，才会有这种深思熟虑的结果。

然而在道的面前学会了静默，就会对整天的工作有所影响。因为我们既然学会了在道前静默，也就知道在日间何时该闭口，何时该开口了。有一种缄默是不该有的，此种缄默的表现即为自命不凡、睥睨一切、傲慢无礼。这里所谓静默，其意实不在此，早已昭然若揭。不，信徒的静默是留心听的静默，是柔和谦卑的静默，而且为了服事人，是随时可以终止的。这是连系于道的静默。正如多马·肯培(Thomas Kempis)所说："没有谁比喜欢静默的人，说话更中肯"。在宁静中有一股澄清、洁净的奇妙力量，使注意力可以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这其实早已是街知巷闻的智慧。不过道前的静默更令我们听得正确，叫我们在适当的时刻说出上帝的话。许多不必要的话就可以不说了。重要的、对人有益的，三言两语便已足够。

家庭团契若空间狭窄，个人得不到所需要的安静，那么就非要规定安静的时间不可了。经过静默的时间以后，我们对别人会有不同的、崭新的看法。在这方面，许多家庭团契正是规定了这样的时间，才保证了个人可以独处，因而阻止了团契的生活遭受损害。

我们在这里不想谈论独处和静默会为信徒带来多么奇妙的果效。这样做是会令人轻易陷入歧途的，而且静默也不能保证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静默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沙漠，满目荒凉，见者惊心。静默也可能是个自欺者的天堂。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如一丘之貉。因此，不管是什么，在静默中，除了纯然等待上帝的话语以外，谁也不该盼望什么别的事，因为正是为了要听上帝的话我们才安静下来的。不过与上帝的话相接触确是上帝所赐的。信徒不能提出条件，希望或者等待在接触中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他乃是让上帝的话临到自己身上，不擅自作声，于是得到大大的赏赐。

信徒一天之中需要有个独处的时间，是为了下述三件事：

读经、祷告、代祷。

这三件事应该放在每天的默想时间中。其实这个词语不是重要的。我们这里所用的，是古教会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用法。

默想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还要为这件事情留个特别的时间？我们在共同的灵修中不是早已安排一切了么？以下是答案。

默想的时间是方便个人读经、祷告和代祷之用，此外别无他意。这不是用来作灵性实验的场所。不过上帝既然亲自向我们要求这三件事，我们就必须给予时间。即使默想并不表示什么，而只是偿还我们向上帝该作的事，那也足够了。

默想的时间，不是让我们陷入独处的空虚和深渊中，而是叫我们独自和道相处。这样，我们就站立在牢固的基础上，而我们所应采取的步骤也得到清楚的指示了。

在共同的灵修中，我们读的，是一段较长的、连续的经文。但在默想中，所选的经文却较短，而且尽可能整个星期不加以更改。假如说，在共同的读经中，我们比较看重圣经的宽度和整全性，那么在默想中，我们要进入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测不透的深度中去。两者同时是必须的，使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弗 3：18）。

在默想中，我们是根据上帝的应许，读所选的经文，相信这段经文无论对我们个人今天的生活，还是我们作为信徒整体，都有特别体己的意义，同时，不独有为会众而设，也有为我个人而设的圣道。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置身于个别的字句中，直至这些字句向我们单独说话为止。我们这样做，不必矫揉造作，只要像完全未受启迪的、最单纯的信徒每天所做的，即将上帝的道当作上帝向我们所说的话便可以了。

我们不问这段经文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即使对我们传道人来说，也不是叫我们怎样去教导别人，而是留心这段经文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当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经文的内容，但在这个时候不是释经，不是预备讲章，不是作任何形式的圣经研究，而只是等候上帝对我们说话。这不是空空等待，而是根据清楚的应许而作的等待。很多时候我们为别的思想、景象、忧虑所缠绕和压制，以致上帝的道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清除这一切，进入我们的内心。然而祂的道肯定要来临的，正如上帝确实已经来到人间，而且还会再来一样。这就说明了我们的默想为什么要从祷告开始，祈求上帝藉着祂的道，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启示祂的圣道，使我们得着光照。

在默想中，我们没有必要一下子就看完整段经文。我们往往要在某一个句子，甚至在某一个字眼上停下来，因为它已经将我们抓住，使我们不能再逃避了。一些字眼像『父亲』、『爱』、『怜悯』、『十字架』、『成圣』、『复活』等，有时又岂是我们在短短的默想时间中能够穷其意义的呢？

因此，我们在默想中如何思想和祷告，实在不必花时间去咬文嚼字。听道以后，默默思想和祷告，往往更为有益。

在默想中我们也不必去寻找新观念。这样做往往只能令我们分散注意力，助长我们的虚荣罢了。倘若道能够进入我们里面，住在我们心中，即使我们所读的不多，所明白的不深，也已经足够了。正如马利亚听了牧羊人的话，就『存在心里反覆思想』（路 2:19）一样；正如我们听了别人的话，有时会长久萦绕脑海，像住在我们里面，在那里工作，占据我们，令我们不安或不快乐，而身不由主一样。同样上帝的道要在默想中进入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催促我们，在我们里面作工，有所行动，叫我们整天不能再脱身，然后往往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在我们里面留下工作的果效。

在默想中我们尤其不要盼望会碰到什么意想不到、异乎寻常的经验。这些事可能发生，但也不一定发生，所以就算没有，也不表示我们的默想是徒然的。其实，不仅在开始的时候，甚至接二连三的，我们的内心都会感觉到极度的枯燥和冷漠，这使我们对默想感到不快，甚至是毫无兴趣。这时候，我们不该为这类不快的经验所拦阻；尤其不该因此而放弃，相反要用坚忍不拔的态度来继续默想。

所以，我们若把默想中所碰到的种种不快看得过于严重，那是没有好处的。若是这样，我们很可能是让我们从前的虚荣心透过敬虔的外貌偷偷地爬回来，是对上帝作出我们不该作的要求罢了，因为我们以为有什么权利要求纯粹是高贵而幸福的经验，以为一旦发现内心的贫乏便会损害我们的尊严。若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是不会进步的。急躁和自责只会助长我们虚浮的心，令我们愈来愈陷入自我观察的网罗中。可是在默想中，正如在一般的信徒生活中一样，我们都不该有太多时间作这样的自我观察。我们乃是单独注视上帝的道，将一切事情置于它的操作之下。这不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空白、枯燥的时刻，好叫我们重新仰望祂的道，得着一切所需么？“寻求上帝，不是寻求快乐”——这是所有默想的基本规则。你如果只是寻求上帝，你就必得到快乐——这是所有默想的应许。

祷告

默想圣经会带领我们进入祷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最好的祷告方法是让圣经的话引导我们，根据圣经的话作祷告。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陷入自己的空虚中。既是这样，祷告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准备好领受上帝的道，特别是在我自己的景况中，在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罪恶和试探中据为己有。所以在团契生活的祷告中从来不提出来的事，我们在这里可以默默地告诉上帝。根据圣经的话，我们祈求上帝清楚指示我们今天的生活，求祂保守我们不犯罪，在成圣的道路上长大，在工作中有力和忠心。同时，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因为这是出于上帝自己的话语和应许。因为上帝的话既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那么凡是符合上帝的道的祷告，都必然会在耶稣基督里得蒙垂听和应验。

在默想中特别困难的是，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分散，不能集中。我们会想到别的人，或生活中某些片段。这些事情虽然屡屡令我们难过、羞愧，但我们却也不该因此而胆怯、焦急，或甚至以为自己真的不适合默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是痉挛似的抽回自己的思想，而是心平气和地将这些不断涌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人和事情纳入我们的祷告中，并且很有耐心地重新回到默想的起点，那对我们来说，往往是有所助益的。

代祷

我们个人的祷告要与圣经的话连接起来，在代祷中也是一样。在共同灵修中，我们不能为所有托付给我们的人代祷，或者说，不能像我们所当做的那样做。每个信徒都有自己要为之代祷的一群人，不管这是出于别人的请求，还是他们自己知道需要为别人祷告。在代祷中，首先要记念那些每天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

代祷带领我们来到信徒共同生活的脉搏所在。信徒的团契之得以存活，有赖于彼此的代祷，不然就会崩溃。我若为一个弟兄祷告，即使他给我多大的麻烦，我也再不能责备他，痛恨他了。他的容貌虽然一度使我感到陌生和不可忍受，但在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却变为弟兄的脸孔，使我醒悟基督也是为他而死的，所以他同样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信徒开始为人代祷的可喜发现。就我们自己来说，在

代祷中没有什么反感、个人的紧张关系或争吵是不可以克服的。代祷像作健康浴一样，无论是个人或团契每天都必须在那里洗擦干净。我们在代祷中与弟兄所作的挣扎也许是艰苦的，不过我们却得着这事终有所成的应许。

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代祷的意思正是把弟兄带到上帝的面前，看出他在耶稣的十字架底下是个可怜的、需要恩典的罪人。既是这样，无论他多么令我反感，都可以不再计较，因为我看他正陷于穷困和匮乏之中，而且他的需要是那么的大的，他的罪又是那么的沉重，叫我不能不感同身受，以致只能祈求说：主啊，祢亲自处理吧！按着祢的恩威，单独和他见面吧。代祷是把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权利让给弟兄，即得以站在基督的面前，分享祂的怜悯。

既然这样，代祷也是我们对上帝和弟兄所欠下的服事，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履行的。凡拒绝为邻舍代祷的，就是拒绝向邻舍施以基督徒的服事。再者，代祷不是泛泛的、含糊的，乃是十分具体的事情。它关系到某一些人，某一些困难，因此而作出某一些祈求。代祷事项愈清楚，就愈蒙垂听。

最后，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代祷这项服事需要花每一位信徒的时间，特别是肩负整个教会工作的牧师。代祷工作要做得好，恐怕单是这项事奉便会占去每日全部默想的时间。不过我们要是这样做，就会清楚看出，代祷其实是上帝赐给每个信徒团契和每一个信徒的恩典。因为代祷是上帝赐给人极大的礼物，我们应该欣然领受。代祷的时刻，是我们每天在上帝里面、在众弟兄姊妹当中找到新的快乐的泉源。

默想圣经、祷告和代祷既是我们应该承担的服事，同时我们在这种服事中又能找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每日规定一个时刻，正如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这不是“律法之义”，乃是规律和忠心。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清晨是最好的时刻。我们甚至有权利要求把这个时间放在别人的请求之上，而且可以不管有什么外在的困难，都要坚持有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安静时刻。对牧师来说，这是他不可或缺的责任，因为他的牧养工作实有赖于此。凡未曾学会在每天的事务上忠心的，又怎能在大事上真正忠心呢？

默想的考验

每个信徒每天都会有好几个小时独自生活在非信徒的环境中。这是考验的时刻。这是对真正默想，对信徒是否有真正的团契的考验。团契的生活是促进个人的自由、刚强和成熟，还是叫他不自主、依赖他人呢？它曾否有过片刻伸出援手，使他可以重新学步独自行走，还是只令他惊惶失措、坐立不安呢？对每一个信徒的团契生活来说，这是最严重的挑战。

再者，在这里我们要找出，默想是否将信徒带领到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以致当他再次回到自己日常的世界中时，竟然要大吃一惊呢？还是默想将他领到上帝的真实世界中，叫他可以刚强壮胆，身心清洁以面对白天呢？那是令他在片刻间飘飘欲仙，但一碰到现实便告消逝，还是将上帝的话深深植根在他的心中，叫他清醒度日，坚忍不拔，有力行善，既有积极的爱心，复又谦卑顺服呢？只要看当天的生活便见端倪了。

信徒团契生活的无形存在，对别人来说，是否真实呢？是否有帮助呢？别人为我所作的代祷，能否支持我一天的工作呢？上帝的道对于我来说，是否真的那么接近，使我感觉到那是安慰和力量呢？或者是，我误用了独处的时间，以致所为与团契生活、上帝的道及祷告相违背呢？个别的人必须知道，他在独处时所作的，也会影响团契。在独处中，他可以撕碎或弄污团契，也可以予以增强，使之成为圣洁。信徒每一次的自律可以为团契作出贡献。

相反地，思想、言语或行动上的罪，尽管是非常个人的，或隐蔽的，但都会对整个团契生活带来损害。一个病菌进入躯体之后，尽管人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藏在身体的哪一部分，可是这个躯体已是带菌了。这是信徒团契生活的写照。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而且不仅在我们愿意时才是，这乃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本质。因此每个肢体都可以协助整个身体健康成长，或者使其沉沦败坏。这不仅是理论，更是属灵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在信徒团契中所经验的，而且不管是带来破坏还是喜悦，往往都清楚得令我们震惊。

一天工作完毕，个别的人就将他独处时所得到的福气带回到信徒团契中，而他也从团契中重新领受福气。靠团契之力得以独处的人有福了；献独处之力以维系团契的人有福了。然而独处之力和团契之力，都只是上帝之道的力量；而上帝之道，却是向团契中每一个个人说的。

信徒的服事 4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路 9: 46)。我们知道，在信徒团契中散播这种思想的是谁。然而我们也许不够醒觉，忘记了只要信徒一起过著团契生活，这样的想法就会立刻出现，成为不和的种子。因为只要有人在一起，他们便彼此观察，彼此论断，要分出尊卑高下。所以信徒团契一成立，一场看不见的，往往是不自觉的、可怕的生死之战便告展开。“他们中间起了议论”——那已足够破坏团契了。

所以，任何信徒最重要的事，便是从开始就盯住这个危险的敌人，予以根除，而且是愈快愈好。因为人是这样的，第一眼见别人，便想找个别有利地位，以便和别人周旋时不吃亏。他们当中有强者，也有弱者。如果自己不够强，便尽快抓住弱者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利器，以对付强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天资的，没有天资的；易于相处的，难以相处的；虔诚的，不十分虔诚的；喜与人交往的，脾气古怪的。没天资的人难道不是和有天资的人一样，同样要争取有利位置吗？而难以相处的不也和易于相处的一样？我若是没有天分，也许我是虔诚的；我假如不敬虔，那是因为我宁愿谦卑的缘故。喜与人交往者难道不会一下子抢尽风头，叫脾气古怪的人无地自容吗？反之，脾气古怪者难道不能独行其是，寸步不让，最终要令喜与人交往者知难而退吗？世上有谁不会凭直觉找个自己可以站得住的地方，以保护自己呢？这是他绝不会让给别人的，反之，他要发挥自我主张的本能，为此而奋斗到底。

这一切事情可以假借最文明，甚至是最虔诚的形式进行。不过对信徒团契来说，要紧的是，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确“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这是天然的人(natürlichen Menschen 英文为 the natural man, 相对于属灵的人。编者识)为自义而起的争端。他们只知道和别人比较，谴责和审判别人。自义和论断两者是并行的，正如靠恩称义和服事他人是分不开的一样。

勒住舌头的功课

我们克服邪恶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往往是在原则上不让它宣之于口。不错，自义的心只有恩典的圣灵才能克服；然而我们若绝不让某些论断别人的思想有宣之于口的权利，则它们自然会受到限制，甚至是窒息。当然如果是认罪，那又不一样，以后我们再说。圣经说，『谁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能控制全身』(雅 3: 2—3)。据此，在信徒的团契生活中，禁止每一个人背后论断弟兄，将是一条具决定性作用的规则。这自然不是指个人的忠告和指导，这我们稍后会再解释的。至于背后论断别人，则即使穿上帮助和好意的外衣，也是不允许的；因为恨弟兄的心正是在这种外衣遮盖下偷偷潜入，挑拨是非。只是我们在这里不拟提出这类规则的细节。这要看每一具体情况而定。但我们要这样做却是清楚不过的，也是合乎圣经的：

『你坐着毁谤你的弟兄，谗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诗 50: 20—21)。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 4: 11—12)。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弗 4: 29)。

我们如果从开始就练习勒住舌头，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有无与伦比的发现。我们能够终止不断对人吹毛求疵、论断他、定他的罪、将他放在我们可以加以控制的地方，藉以凌虐他人。我们又能容许弟兄过完全自由的生活，像上帝的本意一样，叫我们可以并立而不忤。我们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第一次在弟兄的身上惊奇地看到上帝创造的丰富。上帝创造别人不像我所要塑造的一样。祂将他赐给我作弟兄，不是要我控制他，乃是叫我在他身上找到造物主。如此一来，这个别人在天赋的自由中，就成为使我快乐的根源，而不像从前那样，老是令我厌倦和烦恼。上帝不愿意我们把别人按照我们认为好的形像，即我们自己的形像塑造。反之，祂按自己的形像造他，不受我们的限制。我们事先从来不知道上帝的形像在别人身上该是怎样的，因为这个形像永远是完全崭新的，惟独出于上帝自己的自由创造。我们也许觉得这个形像陌生，甚至是不属神的。然而上帝却是按祂儿子，那位被钉者的形像创造别人。毕竟，在我们明白神子以前，这形像确是使我们觉得陌生，似乎并不那么属神的。

既明白以后，就无论是强或弱，是聪明或是愚拙，有天资的或没有天资的，虔诚的或不十分虔诚的，总之在团契的生活中，各人尽管完全不同，也不再成为议论、审判和定罪的藉口，即不再自义，而是彼此以别人为乐，也能彼此服事。在这里，团契的每一肢体都有他固定的地位，但不再是他自己认为是最得意的地方，而是指他最能为他人服务之处。

在信徒的团契中，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人都是整条链子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换言之，就是当中最小的一环，也必须牢牢地结连在一起，然后整条链子才不会折断。同样，一个团契若容许有无用的肢体，这个团契就会毁灭。因此，团契中的每一个人如果都有固定的任务，那诚然是件好事，好叫他在怀疑的片刻，知道自己并非是一个无用的人。每个信徒团契都必须明白，弱者固然需要强者，但强者也不能离开弱者而存在。若是将弱者删除，就表示那个团契已经没有生命了。

管辖信徒团契的，不是自义，那是强别人所难；而是靠恩称义，所以团契应以服事他人为首要。人一旦体会到上帝的怜悯，从此就只会渴望服事他人。法官的宝座对他再没有吸引力；反之，他愿意下到卑微可怜的人当中，因为上帝正是在那里找到他的。『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罗 12：16）。

卑顺的功课

谁要学习服事他人，就首先要学习轻看自己。惟愿我们没有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 12：3）。『学习正确认识自己，轻看自己，这是最高、最有用的功课。不自夸，乃常常以别人为重，是大有智慧，臻于完美』（肯培·多马）。『不要志气高大』（罗 12：16）。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罪得赦免而活的人，才能正确地轻看自己。他知道，当基督赦免他的时候，他自己的聪明已经到了尽头。他记得世上最初的人想玩弄聪明、分辨善恶，结果死于这样的聪明之中。其后，世上的第一个人出生了，那是该隐，可是他却谋杀了他的弟兄。这是人依靠自己的聪明之结果。但由于信徒不再以自己为聪明，他就不高抬自己的计划和构思。因为他知道在和邻人相交时，能粉碎自己的意欲是件好事。他也乐于以别人的意愿为重、为迫切。其实自己的计谋若被取消，又有什么关系呢？能够服事别人，岂不是比贯彻己意更好吗？

然而不仅是别人的意愿，就是别人的荣誉也比自己的重要。『你们喜欢彼此恭维，却不追求从独一无二的上帝那里来的称赞，这样你们怎么能相信呢』（约 5：44，现代中文译本）。我们追求自己的荣誉是会阻碍信仰的。因为谁要追求自己的荣誉，就早已不再寻找上帝和邻人了。所以我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上帝不是以怜悯待我，我从上帝那里该受的刑罚岂不是更重吗？即使是在不公平之中，我岂不也得到千倍的公平吗？我学习安静忍耐，忍受这小小的不幸，便得以卑

顺服事他人，岂不大有益处吗？『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传 7：8)。

谁靠恩称义而活，就准备好要忍受凌辱和委屈，不作任何抗议，乃视之为上帝的惩罚和慈悲。如果我们不再愿意听或不再能忍受这样的事，而立即反驳说：“保罗尚且坚持他是罗马公民的身分，而耶稣问打他的人：『你为什么打我？』(约 18：23)”，那不是好现象。需知道，我们若未曾学会耶稣和保罗在委屈和凌辱之下怎样保持缄默之前，就不能真正学像他们。在团契生活中，因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罪会迅速蔓延，可见在共融的团契中还有多少虚假的个人名誉，换言之，其中仍有那么多的不信！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一个极端的情况。不要以自己为聪明，反倒愿意走到卑微者当中，意思正是不装腔作势，且要头脑十分清醒地承认自己是个最大的罪人。不过这样做，不仅是一般人，甚至是清楚自己已信主的人，也会觉得反感。因为这样的说法太夸张了，使人难以相信那是真实的。不过保罗却说他是个罪魁(提前 1：15)，而且他正是以使徒的身分说的。我们认罪，如果达不到这个深度，就不是真挚的。如果我觉得自己的罪比起别人的罪轻微一点，没有那么惹人讨厌，那我还未曾真正认识自己的罪。我的罪必须是最大的、最重的、最遭人唾弃的。因为别人的罪有弟兄的爱作遮掩，获得诸多的原谅，但我自己的罪却绝无原谅可言，因此是最严重的。所以谁要在团契生活中服事弟兄，就非学习这样的功课不可。不然的话，我若看见别人的罪着实比我自己的大，我又怎能毫无矫饰地在卑顺中服事他呢？我岂不以为自己高过他，对他不再抱希望？那是虚伪的服事。『你若不深深感觉到自己比所有别的人微小，就切勿以为自己在成圣的工夫上进了一步』(肯培·多马)。

那么，在信徒的团契中，怎样才是对弟兄作出真正的服事呢？在今天，有人会轻易回答说，

对邻人唯一的、真正的服事是宣讲上帝的道。不错，没有别的服事比得上这种服事，而且别的服事也是以这种服事为依归的。然而一个信徒的团契却不仅仅由传道人所组成。如果我们在这里忽视了一些其他的事项，错误将会是极其严重的。

聆听的功课

在团契生活中，我们欠下别人的第一种服事，是学习聆听别人。正如我们爱上帝是从听道开始一样，我们开始爱弟兄，也是首先要学习听他说话。上帝不仅将祂的话赐给我们，更将祂的耳朵借给我们，祂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所以我们学习听弟兄的话，正是对弟兄作成上帝的工。有些信徒，特别是传道者，一旦和别人共处，往往觉得自己非要“贡献”些什么不可，并认为那是自己对别人唯一能作的服事。然而他们忘记了，其实聆听比讲话更能服事别人。

许多人寻找愿意聆听的耳朵，可是却在信徒当中找不到，因为不少信徒在该聆听之时也夸夸其谈。然而谁不愿意听弟兄的话，很快也就不再会听上帝的声音，因为就是在上帝面前他也要喋喋不休。到了这个地步，属灵的生命便开始死亡了，久而久之，只剩下灵性上的闲扯，油腔滑调，终于窒息在满口敬虔的话语中。所以凡不能持久忍耐聆听别人的，即使对别人说话，也经常不对题，更可怜的是，自己始终丝毫不察觉。所以谁以为自己的时间太过宝贵，不应花在聆听的事上，他对上帝和弟兄其实也没有时间，因为他的时间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所说的话和自己所作的计划。

弟兄间的牧养工作和讲道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宣讲上帝话语之余，还需要聆听弟兄。听了一半便以为自己懂得别人所说的，那是没有耐性、不留心的听，那不过是对弟兄表示轻蔑，只等待给自己说话的机会，以便撇下弟兄罢了。若是这样，我们肯定完成不了任务。我们若是这样对待弟兄，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较小的事情上拒绝听弟兄的话，那么在上帝交给我们最大的事工中，即聆听弟兄坦诚的倾诉，也是会失职的。今日的外邦世界早已明白，只要认真去倾听某一

个人，往往就能给他带来帮助。他们于是根据这一种认识，建立起自己一套心理辅导的工作，吸引了不少的人，就连基督徒也不例外。然而信徒自己可忘记了，将聆听的职责交托给他们的，是他们的主，而祂自己正是最善于听别人的。信主之人蒙召，不过是参与祂的工作罢了。所以我们都当用上帝的耳朵倾听，好叫我们可以说出上帝的话语来。

助人的功课

在信徒团契中，彼此当做的第二种服事，是积极地去帮助别人。首先，这是指在一些轻而易举的事上的少许帮忙。在每一个团契的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是不胜枚举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不屑去做那些最卑微的工作。若认为去做这些轻而易举的琐事便是浪费时间，那不过是将自己的工作看得太重要罢了。

然而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接受上帝的差遣而暂停我们的工作。因为他会经常地，阻挡我们的去路，要我们搁置自己的计划。比方说，祂差人到我们这里来，恳求我们做这、做那。当然，我们对于这些人可以视而不见，忙于我们自己认为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像祭司从落入强盗手中的人旁边走过去一样，也许我们是读着圣经走过去的。若是这样，我们就是从树立在我们生命中那个可见的十字架旁边走过，而这个十字架正是要向我们表明：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道路，乃是上帝的道路。奇怪的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的重要和迫切，以致不欲任何事情来打扰的人，往往正是信徒和神学家。他们以为那样做是服事上帝，殊不知却因此轻蔑了上帝那条『弯曲而正直的道路』（区诺德 Gottfried Arnold）。他们不愿意看见人生道路上的纵横交错。然而在学习谦卑的功课上，我们都应该明白，凡是自己有能力为他人服务之处，我们切不可袖手旁观，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时间不在自己的掌握中，乃要等待上帝予以充实。

从前在修道院中，修道士向院长宣誓服从，意即表示从此以后要将自己的时间交在院长的手中。在基督教的团契生活里，我们是以服事代替了宣誓，即对弟兄作无拘无束的服事。因为我们知道，在日常助人的事上，除非我们的双手不嫌弃爱心和慈悲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们的嘴巴就不能够快乐地宣讲上帝的爱和慈悲，而叫人信服。

担当重担

我们所说的第三种服事，是担当别人的重担。『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 6：2）。所以基督的律法是担当的律法。担当表示包容和忍受。信徒觉得弟兄是重担，正是因为他是信徒的缘故，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别人完全不会成为重担，因为他每一次都会躲避加在他身上的重担。

然而信徒却必须担负弟兄的重担。他必须包容和忍受弟兄。只有别人成为自己的重担时，才表明自己是他的弟兄，而他不是受自己控制的东西。我们记得，由于人们的重担是那么的沉重，以致上帝在这个重担之下，非要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不可。耶稣基督的的确确在肉身上为人受苦，不过他背起这个重担，像母亲背起孩子、牧人背起迷失的羊一样。上帝背起人类，以致被压倒在地，只是祂坚持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也和祂在一起。由于忍受了人类的重担，上帝就保持了和他们的团契。这是基督的律法，是在十字架里才能成全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这样。我们应该担当和忍受弟兄，不过更重要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得以背起弟兄，是因为基督的律法已经完全了。

圣经经常提到担当。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字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整个事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赛 53: 4—5)。同样地，我们可以说，信徒的一生就是要背负十字架。基督身体的团契是要在十字架里才得以实现的。这是十字架的团契生活，要彼此体验别人的重担。谁体验不到，那就不是信徒的真正团契。谁拒绝背负十字架，也就弃绝了基督的律法。

使信徒感觉到是重担的，首先是他人的自由。这是我们上面说过的。他人的自由和自己的自主是有冲突的，然而自己却必须予以承认。一般来说，解除这个重担的方法是不让别人有自由，乃强行将自己的形像加到别人身上。可是，我们若容许上帝将祂自己的形像塑造别人，就必须容许别人有自由，而且也必须容忍上帝的其他受造物有这样的自由。所谓他人的自由包括一个人的本质、个性和禀赋，也包括他的软弱和古怪行径，这是我们最难忍受的，因为正是由于这些事情，致使我们和别人之间充满着磨擦、争执和冲突。由此我们知道，担当别人的重担，就是忍受别人也是上帝所造的，有他自己的实在性，我们对此不但加以赞同，更在担当的过程中予以突破，使担当成为快乐之源。

然而我们感到特别困难的，是在团契生活中，信心有强弱之分。在这样的情况中，弱者不要审判强者，强者也不要蔑视弱者。弱者要提防骄傲强者要避免无动于衷。谁都不要坚持自己的权利。强者若是跌倒了，弱者千万不可幸灾乐祸；弱者若是跌倒了，强者要伸出友谊之手，将他再次扶起来。其实彼此都需要有同样的耐性。『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传 4: 10)。圣经劝勉我们『彼此包容』(西 3: 1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弗 4: 2)，正是叫我们要容忍他人的自由。

另一方面，他人的自由一旦被滥用，陷弟兄于罪恶中，也会成为信徒的重担。他人的罪恶要比他人的自由更难忍受，因为在罪中，人与上帝和与弟兄的团契都破坏了。在这里，信徒和他人在耶稣基督里所建立起来的团契崩溃了。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的担当中，才能完全显明上帝的大恩。我们不轻看罪人，反予以承担，意思是说，我们无需认定他是失丧不可救药的，乃可以接纳他，在饶恕中同他保持团契。『弟兄们，若是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加 6: 1)。正如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担当了我们的罪，接纳了我们一样，我们也当在祂的团契中，藉着罪得赦免，担当和接纳罪人进入耶稣基督的团契中。

我们得以忍受弟兄的罪，而无需审判，这是信徒的恩典。因为在团契生活中所发生的罪，只要我们扪心自问，有哪一样不是由于自己在祷告和代祷中松懈所致？对弟兄缺少见证服事，缺少弟兄般的指正和安慰？由于自己的罪，自己灵性上的不羁，以致损害到自己、团契生活和弟兄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罪都是整个团契的重担，也是对整个团契的控诉，所以全体信徒纵使要忍受弟兄犯罪所带来的痛苦，要担当由此而压在身上的重担，只要有机会担当和饶恕过犯，心里还是高兴快乐的。『看哪，你担当了他们所有人，所以他们又担当了你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所有事情都是共同的』(路德)。

我们每天都要学习彼此饶恕的功课。这项功课在我们彼此代祷中是不言而喻的。团契生活中的每一成员，在这样的事奉中乐而不疲，乃因为他的弟兄也同样在饶恕他。担当别人的，也为别人所担当，这是他能够继续担当的唯一力量。

我们若是忠实地聆听，积极助人，担当别人的重担，那么，我们也能完成最后一项，也是最高的事奉，即宣扬上帝的话语。

宣扬圣道

这里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宣讲，不是指牧师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讲道。有时候我们

会遇到非常特别的场合，得以在人与人之间，可以用人的话语将上帝的安慰和劝勉，上帝的慈爱和严厉表达出来。自然，这样的话隐藏著无限的危机。比方就算别人留心听，我们又怎知道对他说了真正合适的话？又假如所说的，与我们积极助人的态度相矛盾，那又怎会是诚实可信的话语？若不是出于容让的精神，乃一副急躁样子，强迫别人接受，这样的话岂能释放别人？治疗别人？

另一方面，真正聆听，事奉和担当别人重担的人，可能正是不愿意开口的人。由于言多必失，有人对只是挂在口头上的话深表怀疑，因此也不肯对弟兄说自己要说的话。人自己软弱无能的话，能帮助别人些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高谈阔论？我们岂能像某些硬心肠的传道人一样，光是空谈而不触及别人的实际困难？有什么要比贱卖上帝的话语更危险的呢？可是，我们应该说而不说，谁又能负责呢？因此在讲坛上规定的讲道，岂不比这种完全自由的、要在缄默和说话之间作出选择的宣讲容易得多？

除了害怕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外，还要对听者有所顾忌。即使是面对弟兄，要说出耶稣基督的名字，那已是够难的了。而且在这里也是真假难分。谁有权闯到邻舍当中？谁有资格叫邻舍和自己见面，谈论终极的事情呢？我们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或甚至是责任，那恐怕也不见得是基督徒的什么伟大洞见。也许在这里正窝藏着最坏的支配欲，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身上。其实，别人有权利、责任和义务去抵抗这类不法的入侵。别人有自己的隐私，不容侵犯，不然就会导致极大的损害。这种权利是别人不会轻言放弃的，不然就会毁坏自己。这不是知识或感情的秘密，而是他的自由，他的救赎，他所以存有的秘密。然而尽管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却和该隐——谋杀自己兄弟的人——所说的话非常的接近：『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创 4：9）有时候，表面上看来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可是同样会遭受上帝的咒诅：『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结 3：18）。、

当信徒生活在一起，分享在危机里的感受时，总有亲自诉说上帝的话语，见证上帝旨意的时刻。这些对每位信徒都是最重要的事情，竟不能在弟兄之间宣之于口，实在不能想像。我们彼此之间，若是有意不履行这种不可少的事奉，那不是基督徒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愿意说出所要说的话，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自己了，看看我们所见的，是否只是弟兄的人性尊严，因此不敢接触，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事，即尽管弟兄年高德劭，他仍然是一个人，像我们一样，是需要上帝恩典的罪人，像我们一样，有极大的难处，需要安慰、帮助和饶恕。

信徒得以彼此倾谈，基础在于彼此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若没有别人的帮助，就会失去自己一切的尊严。这样做，不是轻看，不是侮辱别人。这毋宁恰恰是将人所当有的唯一真正的尊严给予他，使他虽为罪人，却可以分享上帝的恩典和荣耀，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的认识使我们和弟兄交谈时，得到所需要的自由和坦诚。我们彼此沟通，是由于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彼此劝勉，行基督要我们行的；我们彼此警告，提防不顺服的心，因为这是我们普遍灭亡的原因。我们彼此之间，有时温柔、有时严肃，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他的严厉。我们当畏惧的只有上帝，我们又何需彼此有所顾忌呢？想到我们当中有弟兄讲述上帝的安慰或劝勉，尽管用词不当，我们还是非常了解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认为弟兄不会明白我们呢？难道我们真的相信，世上竟有人既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劝勉的么？果真如此，上帝为什么又将信徒的弟兄团契赐给我们呢？

我们愈能学习让别人对我们说话，不管那是不是严厉的责任或是劝勉，我们都存感谢的心，谦卑接受，我们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就愈加自由和实事求是。如果谁因为怕难为情，因为自己的虚荣而拒绝接受弟兄的严肃指责，同样也不能虚怀若谷地向别人讲述真理，因为他害怕别人的拒绝，害怕因此而伤害到自己的感情。怕难为情的人每每对人阿谀奉承，因此很快就会轻视和毁谤自己的弟兄。反之，谦卑的人却能持守真理，又能不失爱心。他会守住上帝的道，让圣道带领自己到弟兄那里。他既然不为自己寻求什么，就无需害怕什么，因此能够藉上帝的道，用自己的口来帮助别人。

批评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若有弟兄犯了明显的罪，上帝的道会这样吩咐我们。不过在会众中，纪律的执行要从最小的圈子开始。如果在教义上或生活上偏离了上帝的道，危害到家庭聚会，并因此而

涉及整个教会，那就必须要敢于说出劝勉和责备的话了。世上残忍的事无过于眼看别人陷于罪中而优柔寡断，不加以援手。世上的同情无过于严厉的指正，将弟兄从罪恶的路上挽回过来。我们如果惟独让上帝的道站在我们中间，审判我们，帮助我们，那是慈悲，是真正团契的终极贡献。如果这样，审判的惟独是上帝，不是我们，而上帝的审判是有益的，能够治疗的。由始至终，我们都只能服事弟兄，绝不可让自己高居弟兄之上，就算我们对他说出上帝审判的话，叫我们有所分别，或者为了顺服上帝，我们中断和他过团契生活，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服事他。我们知道，能够叫我们和别人持守忠诚的，不是我们人类的爱，乃是上帝的爱，不过这种爱却只能透过审判而达到人类那里。正因为上帝的道施行审判，所以也因此而服事了我们人类。换言之，谁让上帝审判，谁就得到帮助。在这里，人自己对弟兄的……一切作为都有限制，是清楚不过的：『那些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將赎价给上帝……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诗 49：7—9）。

摒弃自己的才能，正是获得救赎、帮助的先决条件，也是对这种帮助的证明，这是惟独上帝的道才能给与弟兄的。弟兄的道路不在我们的手中。那要分裂的，我们不能聚拢在一起；那要死亡的，我们不能保全生命。可是上帝在分裂中缝合，在分离中创造团契，藉著审判给我们恩典。祂将祂的话放在我们口中，祂要透过我们说话。我们如果阻止祂的话，犯罪弟兄的血就会归到我们身上。我们如果把祂的话说出去，上帝就会藉着我们拯救弟兄。『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掩许多的罪』（雅 5：20）。

属灵权柄

『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须作你们的用人』（可 10：43）。耶稣在团契生活中树立权柄，是以服事弟兄为准则的。真正的属灵权柄只在于我们是否学习到聆听、帮助、担当和宣讲的功课。建基于杰出品质，如才干、品德、天资等等的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尽管那是指属灵的事，却是属世的，不应该在信徒的团契产生，因为那是会毒害团契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要求“主教人物”、“祭司式的人”、“权威人士”，其实这往往是出于灵性上的病态心理，是因为基于侍奉的真正权柄显得微不足道了，于是渴求崇拜人，要建立有形的属世权威。新约描述监督的职分（提前 3：1 起），是对这种要求最猛烈的批评。这里没有提及人的魅力或牧者的某些光辉特性。监督是一位简单朴素的人，信仰纯正，行为端正，按正道服事上帝的教会。他的权柄在于他执行服事人的职分。至于他的个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令人崇拜的。

最后，这种追求虚假权柄的根源在于想再次建立人的权柄，使我们在教会中凡事可以仰赖某一个人。然而真正的权威所显示的是：一切人的权柄都会危害权柄本身，因为权柄之得以确立，是在于服事那位惟独有权柄的人。真正的权威所显示的是：自己严格受耶稣的话所约束：『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太 23：8）。教会不需要光辉的人物。教会需要的是耶稣和弟兄们的忠心仆人。教会所缺的，不是前者，乃是后者。教会所信托的，只是对耶稣的话忠心的纯朴仆人，因为信众知道，能够带领他们的，不是人的智慧和自负，而是良牧所说的话。

关于灵性上所谓信托的问题，是与权柄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此乃取决于一个人在侍奉耶稣基督的工作上是否忠心，却绝不是由于哪个人的特殊恩赐。惟有不求自己权柄的仆人才能得到牧养的权柄，因为他自己也顺服在上帝之道的权柄之下，是弟兄当中的一位弟兄。

认罪和圣餐 5

『你们要彼此认罪』(雅 5: 16)。一个人若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那真是孤单透顶了。也许，信徒尽管有共同的灵修、共同的祷告，在服事中有交通，可是仍然会处于孤单。他们未能作最后突破而享有真正的团契，是因为他们虽然彼此有团契，可是却是以信徒，敬虔者的身分参加，不是以不信者、罪人的身分。是的，敬虔人的团契不容许有罪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罪在自己和团契的面前隐藏起来。因为我们不可以是罪人。在敬虔者当中突然来了一个真正的罪人，是会叫许多信徒惊惶失措的。所以我们只好和自己的罪独处，只好撒谎，只好假冒为善。因为我们其实是罪人呢！

福音的大恩是叫敬虔的人难以明白的。可是正是这种恩典对我们说出真理：你是罪人，是个无可救药的大罪人；来吧，你这个罪人，不必掩饰，就以你这样的身分来到这位上帝面前吧，因为祂是爱你的。祂爱你，就是目前的你；祂不要你什么的奉献或事工，祂惟独要你：『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箴 23: 26)。上帝来到你的面前，要使你这个罪人蒙福。欢喜快乐吧！这是因着真理而叫人得到释放的好消息。在上帝面前你是不能掩饰的。在祂面前，你在别人面前所戴的面具一点帮助也没有。你是怎样的，祂就是那样见你。祂要对你施恩，你不必再对自己和弟兄撒谎，不必假装没有罪。你可以大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为此而感谢上帝；因为祂爱罪人，却恨恶罪。

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弟兄，使我们得以相信祂。藉着祂，上帝的爱临到罪人身上，好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放胆在祂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同时我们惟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然后才可以得到祂的帮助。所以在基督面前，一切的假象都必须终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的福音真理，正是罪人的可怜和上帝的慈悲。祂的教会自然也该活在这样的真理中。所以祂将权柄交给自己的人，叫他们聆听罪人的忏悔，并奉祂的名赦罪。『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 20: 23)。

如此基督就使我们成为彼此团契的教会，并使弟兄在团契中蒙福。现在，我们的弟兄是处于基督的位置，所以我也不必再在他面前装假。在全世界中，我惟独在他面前可以放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统管一切的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祂的怜悯。为了帮助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弟兄。现在，我们的弟兄也接受了祂的全权委托，为了我们的缘故而履行基督的职分。他成为上帝的真理和恩典的标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帮助。他代表基督聆听我们的认罪，也代表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他保守我们认罪的秘密，像上帝保守一般。所以我向弟兄认罪，就等于是向上帝认罪。

所以在信徒的团契中，我们要求弟兄间彼此认罪和赦罪，就是为了在教会中得到上帝的大恩。

突破孤寂，以达团契

在认罪中，我们突破到团契的境界。罪要同人独处，它禁止人过团契生活。人愈孤寂，罪的破坏力就愈大；人陷罪愈深，孤寂也愈烈、愈无可救药。罪可不愿意有人知道，它害怕光明。在说不出来的黑暗中，它才容易毒害人的整个本性。这样的事甚至是在敬虔人的聚会中也可以发生的。然而我们一旦认罪，福音的光就射进内心的阴暗和封闭的地方。罪必须暴露于光明之中。说不出来的事必须公开说出来，使众人知道。于是一切暗昧隐藏的事都大白于天下。要嘴巴说出所犯的罪，是一场艰苦的奋斗，然而上帝却能打破铜门和铁门(诗 107: 16)。

由于认罪是在信徒弟兄面前发生，个人自义的最后堡垒就必须放弃。罪人投降；他交出一切的恶；

他向上帝交心。这样，他的罪在耶稣基督和弟兄的团契中获得全部赦免。那些说不出来的，众所周知的罪也因而失去一切的力量。它们已被公开，接受了审判，不再能撕毁信徒之间的团契了。现在，弟兄的罪已由整个团契所承担。他无需再与罪独处，因为在认罪中他已将罪『放下』，交给上帝了。罪已从他身上拿走，现在他是站在罪人的团契中，在耶稣基督的十架里靠赖上帝的恩过活。现在他可以是个罪人，却以上帝的恩典为乐。他可以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第一次找到真正的团契。隐瞒的罪叫他同团契分开，他知道所有外表上的团契都是虚伪的；交代过的罪却帮助他在耶稣基督里与弟兄有真正的团契。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发生在两位信徒之间的认罪。要恢复一位弟兄和整个教会的团契，不必要他向所有信众认罪。因为我向一位弟兄认罪，他赦免了我，就等于整个教会见过我了。因为在我 and 这位弟兄共处的团契中，我已获得了整个教会的团契精神。他赦免我，不是出于己意，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权柄，乃是受了耶稣基督的委托。这个权是授与整个教会的，个人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如果信徒活在弟兄认罪的团契中，那么无论他是在那里，都不会再是孤寂的了。

突破老我，就近十架

在认罪中，我们突破老我，来到十架面前。一切罪的根源是骄傲，即 *superbia*。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我有权坚持我自己、我的仇恨、我的欲望、我的生和死。人的灵魂和肉体都燃起了骄傲的火；因为正是在自己的恶中，人才想和上帝一样。可是在弟兄面前认罪，却给人带来最沉重的屈辱。因为这会刺痛人，使人觉得自己矮了一截，并予骄傲以严重的打击。站在弟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无论如何都是叫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在承认具体的罪的过程中，老旧人要在弟兄眼前痛苦而羞惭地死去。因为这是大大的羞辱，所以我们一再想办法回避向弟兄认罪。只是我们这样做，眼睛可真瞎了，因为我们看不见这样的屈辱会给我们带来应许和荣耀。

试想想，有谁比耶稣基督死得更羞辱呢？祂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被公然处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像作奸犯科的人一般，可是祂并不以为羞耻。今天我们在认罪中要羞耻般死去，正是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有团契的缘故，好叫我们真真正正的在十字架上有所分。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摧毁一切的骄傲。如果我们害怕到十架所在之处，即罪人要当众死去的地方，我们就找不到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畏羞，耻于在认罪中让罪人羞惭地死去，我们就是拒绝背起十字架。只有在认罪中，我们才能突破老我，来到耶稣基督的十架面前，与祂有真正的团契。只有在认罪中，我们才能肯定自己的十字架。因为在弟兄面前，即上帝面前，当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深深感受到羞辱的痛苦之后，我们才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十架是我们的拯救和祝福。老旧人死了，然而这是上帝胜过他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在基督的复活上有所分，得以承受永生。

突破老我，以获新生

在认罪中，我们突破老我以获新生。什么时候我们恨恶罪，予以公开，并得到赦免，什么时候便与过去一刀两断了，『旧事已过』。然而既与罪断绝关系，那便是悔改。认罪就是悔改。『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 17)。基督和我们的关系有了新的开端。

正如最初的门徒听了祂的呼召，撇下一切跟从祂一样，我们也在认罪中舍弃一切去跟从祂。由于认罪，因而也是跟从耶稣作门徒了。从此我们与耶稣基督及祂的教会在一起的生活便开始了。『掩饰自己罪过的，不能有幸福的人生；承认过失而悔改的，上帝要向他施仁慈』(箴 28: 13)，现代中文译

本).在认罪中,信徒开始摒弃自己的罪。罪的辖制被打破了,从此以后,信徒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我们从前在洗礼时所领受的,现在又在认罪中重新获得。我们得以从黑暗中被拯救出来,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这便是大喜的信息。认罪是一种喜乐的更新(此喜乐乃来自接受洗礼)。『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 30: 5)。

突破老我,以致确信

在认罪中,我们突破老我以致确信。为什么我们往往觉得在上帝面前认罪,比在弟兄面前认罪容易呢?上帝是圣洁的,是无罪的。祂是恶人恶事的公正审判官,与一切悖逆为敌。但弟兄和我们一样,是有罪的。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秘而不宣的罪是何等的黑暗可怕。既然如此,我们到弟兄面前,岂不是比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容易得多吗?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自问,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是不是往往带有自欺的成分?是不是我们宁愿向自己认罪,又自己赦免自己呢?我们不断故态复萌,我们说是顺服,可是却显得软弱无力,原因也许正因为我们是自我赦免,而不是真真正正地生活在罪得赦免中?同罪恶一刀两断,绝不能靠自我赦免,乃只能仰赖上帝之道亲自审判和施恩。

那么,在认罪和赦罪当中,谁能给我们以确信,使我们知道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永活的上帝?这种确信是上帝藉着弟兄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弟兄撕毁了自欺的篱笆。所以谁在弟兄面前认罪,就当知道,他这样做,已经不再是孤单一人,乃要在另一个人的面前体验到上帝的临在。换言之,只要我还是向自己认罪,一切都会停留在黑暗中,但一旦面向弟兄,罪恶便必须曝光了。然而,罪恶既然终必曝光,那么,这事若能今天在我和弟兄之间发生,肯定要比末日审判时为好。是的,我们得以向弟兄认罪,真是恩典。这样,我们就得以免除末日审判的恐怖了。

我们之得到弟兄,就是要藉着他,使我们在此时此地便能确实知道上帝的审判和恩典。正如我在弟兄面前认罪,便能避免自欺一样,现在弟兄奉上帝的委托,奉上帝的名向我说出赦罪的话,我于是知道那是绝对确实可信的。我们得以向弟兄认罪,是上帝的恩赐,好叫我们确实知道上帝的赦免。

然而正是为了这种确信,我们在认罪中要承认具体的罪。人们惯于讲笼统的罪,以利于自己脱身。不过,我若看不见在生活上真的犯了某些具体的罪,我就体会不到人性的完全沉沦和败坏。根据十诫来检查自己,那是预备自己认罪的正当途径。不然的话,我虽然向弟兄认罪,可我还是在假冒为善,丝毫得不到安慰。耶稣其实是愿意同罪恶极显著的人来往,如税吏和妓女。这些人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赦免,并且希望他们所犯的某些具体的罪,得到赦免。比方耶稣问瞎子巴底买:『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可 10: 51)。在认罪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我们在认罪中所得的赦免,同时也即是对我们供认了的罪的赦免,而且既有这个凭据,我们一切已知或未知的罪,都能得到赦免了。

这是不是说,向弟兄认罪是上帝的律法?认罪不是律法,乃是上帝给与罪人的帮助。一个信徒就是不向弟兄认罪,也有可能藉着上帝的恩典突破到确信、新生、十字架和团契生活的。或者,有人从来不懂得怀疑自己的认罪会得到赦免,并且在单独向上帝认罪中也得到一切的恩典。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单靠自己就不能这样认罪的人。路德自己也是那样的人。他觉得若是没有了弟兄间的认罪,信徒的生活就不能想像了。在《基督徒大问答》一书中,他说:“所以我劝人去认罪,实在是与劝人作基督徒一样”。凡尽了一切办法,都未能找到团契、十架、新生及确信的欢欣快乐的,就该来到弟兄那里认罪,因为上帝在这里要帮助他们。自然认不认罪,信徒有自己的自由。不过,上帝认为是对我们有所帮助的,我们却弃而不用,又怎能不招致损失呢?

向谁认罪?

我们该向谁认罪?按照耶稣的应许,每位信徒弟兄都可以听另一位弟兄的认罪。但弟兄会明白么?也许他的灵命那么高,以致一听我们所犯的罪便不能了解,于是转面不顾呢!

然而,谁生活在耶稣的十架底下,谁在耶稣的十架中看出所有的人都绝对败坏,都是心术不正,就不会再对罪感到陌生了。谁曾经对自己的罪表示震惊,因为这些罪可怕得令耶稣要钉在十架上,谁就不会再害怕弟兄的罪,尽管那是肮脏万分。他从耶稣的十架中看出人的内心。他知道人心已完全败坏在罪恶和软弱中,已在罪恶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但他也知道,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中得蒙悦纳。所以惟有在十架下的弟兄可以听我的认罪。

使人配听认罪的,不是人生经验,而是十架经验。对于人心的认识,最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永远不如一位生活在十架底下的最单纯的信徒。对于什么是罪,即使是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根据他的洞见、才干和经验都不能了解。属世的智慧明白什么是困难、软弱和失败,却不知道人们的邪恶而远离上帝。他们也不知道,惟有罪叫人沉沦,也惟有藉着赦罪,人才能得到治疗。这些事只有信徒才明白。所以在心理学家面前,我只可以是个病人,但在信徒弟兄面前,我却敢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心理学家必须首先探研我的心脏,可是却永远探研不到内心最深之处。反之,信徒弟兄知道:来者像我一样,是个罪人,不敬拜上帝;他现在要认罪,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心理学家看见我,好像没有上帝一样;弟兄看见我,是站在耶稣基督的十架下,看出上帝的审判和怜悯。所以在弟兄的认罪中,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可怜无用,问题不在我们缺少心理学的知识,而是缺少了对钉在十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爱。

信徒每天和基督的十架严肃相处,学会了撇下以人的看法来审判别人的态度,也清除了软弱的纵容,再者,他感染了上帝的严肃和上帝的爱。他每天实实在在地体会到罪人在上帝面前死去,而生命又怎样藉着恩典从死亡中生长出来。所以他用上帝慈悲的爱去爱弟兄,使罪人得以死去,从而获得上帝儿女的生命。谁能听我们的认罪呢?是自己生活在十架底下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那位被钉者的话是活泼的,那里也该有弟兄间的认罪。

两种危险

实行认罪的信徒团契,必须提防两种危险。第一种牵涉到听认罪的人。指定一个人去听所有其他人的认罪,不是个好办法。很多时候,这样会使这个人的工作过重,以致把认罪看为是例行公事。更坏的,是因而产生滥用权力,拿认罪来操纵别人的灵魂。为了避免这种最可怕的危险,每个听认罪者,如自己不认罪,就不该听别人认罪。只有不耻于受辱的人,才会在听了弟兄的认罪以后自己无损。

第二种危险关乎认罪的人。为了灵魂的得救,他当提防不要把自己的认罪变为敬虔的工作。不然的话,认罪就成为内心最后的、最令人恨恶的、最无药可救的、最肮脏的秽行,是放纵自己情欲的闲扯。将认罪作为敬虔工作是魔鬼的想法。我们之所以敢于进入认罪的无底洞中,完全是由于上帝答应给我们恩典、帮助和赦免的缘故。我们之敢于认罪,就完全是因为有了这赦罪的应许。若将认罪作为一种工作,就是灵性上的死亡;认罪若是靠赖上帝的应许,就是生命。认罪的根基和目的,仅仅是罪得赦免。

领受圣餐

不错,认罪是奉基督之名而行的一种举动,本身是独立完全的,而且只要团契生活中有这样的需要,举行多少次都是可以的。然而认罪,特别是信徒彼此团契、共同领受圣餐前的准备。信徒既与上

帝及人和好，于是渴望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耶稣吩咐我们说，心里凡是未曾想与弟兄和好的，就不应到圣坛来。如果耶稣这样的吩咐是针对每一次崇拜，甚至是每一次祷告，那么，这就更是针对领受圣餐了。

在圣餐举行的前一天，信徒团契的弟兄当聚集在一起，彼此求别人饶恕自己所犯的过错。凡逃避对弟兄采取这种态度的，就是未准备好去领圣餐。因为弟兄愿意在圣餐中彼此领受上帝的恩典，就非将一切的愤怒、纷争、妒忌、恶毒的谗言，以及不友好的举动了结不可。只是向弟兄先道歉还不是认罪，因为只有如以上的认罪才是耶稣所明确吩咐的。

可是在准备自己领圣餐中，个人也会有强烈的愿望想要知道某些罪，就是那些令他感到困扰和痛苦的，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罪，是否真的获得赦免。弟兄间的认罪和宣赦，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愿望。谁对自己的罪深感不安，谁在找寻赦罪的确信，谁便当接受弟兄奉耶稣之名的邀请前来认罪。耶稣赦罪曾经被人控告是亵渎上帝，然而这样的事正在信徒弟兄中发生，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们同在的缘故。在那里，有人奉三一上帝的名赦免另一个人所有的罪。对于这个悔改的罪人，天上的使者都会欢喜快乐的，所以在准备领圣餐中，将会充满弟兄间的劝勉、安慰、祷告，正所谓一同忧伤，一同快乐。

领圣餐的日子是信徒团契欢欣的日子。内心既同上帝及弟兄和好，会众于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领受赦免、新的生命和福气。在圣餐中，信众得以与上帝及同侪进入新的团契里。所以圣餐的团契可以说正是完全了信徒的团契。正如教会的肢体在主的身体和宝血里合而为一，同样他们也将永远在一起。在这里，信徒的团契达到了目的。至此，在基督和会众里的喜乐也得以完全。信徒在上帝之道底下的共同生活，就在圣餐中臻于完善。

附录：

潘霍华论独处与共处

邓绍光

潘霍华(D. Bonhoeffer,1906—1945)这位二十世纪德国信义宗著名神学家,对许多人来说,即使没有看过他的著作,也曾风闻他的『爱国』行动与殉道遭遇。要谈潘霍华对独处与共处的看法,最佳莫如从思想几节圣经开始。潘霍华讲过独处唯一要做的,就是默想上帝的道,1 他特别提到:"我们在清晨静默,因为上帝要向我们说第一句话。2"在我们向世界敞开心门之前,上帝意欲我们先向祂敞开;在耳朵整天接收无数杂音之前,应在清晨时聆听创造者和拯救者的声音。"3

创世记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创世记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创世记四章八至九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吗?"』

创世记记载了上帝的一个意念(和跟着相应的行动),及一句责问(并跟着的惩罚);这意念、这责问不但贯串旧约经典、新约经典,也贯串犹太人的历史、外邦人的历史。耶和华看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是上帝的意念;结果,上帝真的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耶和华问该隐他的兄弟在哪里,这是责问;结果,该隐以孤绝来延续杀害他者背后的自我中心。上帝的意念、行动与责问,展示了祂对人的心意:建立社群并活在其中;上帝的责问所带来的回应,揭示了人的疏离:自绝于社群关系的生活。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间的冬季学期,潘霍华在柏林大学讲授『创世与堕落』,对创世记一至三章作了一次神学的解释。他在解释一章廿六节时说,上帝以祂的形象造人于地上,意即人像创造者一般自由……自由并非为己,乃是为祂的,4 以此对照,我们就明白该隐要追求的是一种为己的自由,所实现的是一种为己的任意。自由在我手中,恣意妄为,这是该隐杀害亚伯的心态。潘霍华说:"自由……不是可拥有的,……不是物件……而是一种关系,再也没有别的了。"5 以为是自己拥有的,那是自我中心,后果是任意妄为。潘霍华说:"自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由的。"6 以此对照,我们就明白耶和华造男造女的意思,人并非孤独的;在本性上,人是社群性的,注定了要彼此倚靠,注定了要靠赖他者而活。或者换另一个说法,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样,自由就不是对人的压制,却是彼此服侍。在彼此服侍的关系中,人跨越了自己,因此也经历了不被自己囚禁的自由。是以潘霍华说:"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

以上的一大段讲解,无非要表明潘霍华这位英年早逝的神学家,并不赞成个人主义式的自由观;7 事实上,他一生的文章事业,都紧系着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群体的问题上。熟悉潘霍华的神学的人都知道,潘霍华以自我中心为罪的本质,这样的人不能真正成为自己,因为他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孤绝至死。真正的自我,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确立,只有在尊重他者的前提下人才能建立真正的自我。于此,生命的开放性就突显了。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潘霍华并不以为人是毫无保留地开放的,否则即任由塑造、影响,完全失去自我、沦为他者的一部分。在潘霍华看来,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只是当人单单转眼仰望自己,全然不顾他者之时,那就堕落了;人自绝于上帝,自绝于他人,于是该隐杀了亚伯后仍强行自辩:『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么?』一念之差,人纵想凭己力重建和谐的社群于地上,也是枉然,这不过是堕落后人仍以自我为中心的尝试。

唯一的出路是:当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并非出于己力,而是对耶稣基督呼召的回应。断然的

舍去旧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世界，然后才真正体会信心的意义，那是在真理中的信心。潘霍华在《追随基督》要讲的，就是这些。舍弃旧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我们变成单独的个人，重新跟世界建立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并非离世独立，而是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进入新团契之中，与他人与世界建立和好的关系。这两者同时在耶稣基督的呼召底下发生，也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中保，人才能同时独处和共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人才能真正的共处。因此，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道路，唯一真正的道路。⁸ “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看自己了；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邻舍视为满足自己的工具；反过来，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学习尊重他人，与他人相交。

潘霍华这样的神学思想，充分反映在《团契生活》这本书中所讲的两重操练：独处的操练和共处的操练。独处的操练其实并不孤独，而是独自与道相处。⁹ 潘霍华指出独处的标志是静默，静默是为了让道临在，因为“喧哗的人是听不见上帝之道的，只有静默的人才能够”。¹⁰ 当人喧哗，上帝的道就静默；当人静默，上帝的道才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静默唯独是因为道的缘故”。¹¹ 静默是肃然起敬的，静默是留心聆听的，静默是柔和谦卑的。¹² 因为道是主，人是客，听道之前和听道之后，都当静默，之前是为了等候上帝说话，之后是“因为上帝仍然向我们说话，要活在我们的心里”。¹³

在独处中如何听道呢？透过读经。听道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跟耶稣基督相遇，从祂那里获取支持、指引、团契。¹⁴ 这里的读经是一种“存在心里反覆思想”的实践，让上帝的道慢慢地渗透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化成我们的血肉，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作工，有所行动。这就是以上帝的道为主，转化改变我们的生命。¹⁵

这是一种以上帝的道为中心的独处、默想。这样的默想圣经会带领人进入祷告中，为自己每天面对的决心、罪恶和试探祈求，求祂保守不犯罪，在成圣的道路上长大，在工作中有力和忠心。¹⁶ 除了读经、祷告之外，潘霍华提出代祷是不可少的。每个信徒有自己要为之代祷的一群人，这是因为我们被召进入一个团契之中，而非独来独往。因此，我们独处之时也同时需要记念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所爱的或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使我醒悟基督也是为了他而死的，他同样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潘霍华说：代祷是我们对上帝和弟兄姊妹所欠下的服侍，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履行的。¹⁷ 这样一来，独处并不孤独，因为有道的同在，因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要被记念，独处也就永不是只看自己的。因此，潘霍华说：“凡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凡不能在团契中生活的，就当小心独处。”¹⁸ 独处与团契共处，原是互相预设的。独处中之所以要代祷，因为我同时是跟信徒共同生活的；团契共处中之所以能彼此服侍，因为在独处中我学习到对他者的尊重。

潘霍华特别提醒团契生活并非出于个人的妄想欲求，要想塑造成某种形式、某种理想，按一己的心意来运作，以满足个人的权力统治。真正的团契，唯独上帝的话语掌权，¹⁹ 以彼此服侍为标记。这种团契容让每一人都有自由，不要用我的爱来规范、强迫和支配他人，却是谦卑服侍。这种团契共处是为了基督而爱别人，而非为了自己而爱人，否则，这样的爱，它所爱的不是自由的人，乃是约束别人，用各种方法赢取、征服并压制别人。²⁰

是以潘霍华强调信徒间的服侍，学习勒住舌头，聆听弟兄姊妹，²¹ 随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别让忙碌成为绊脚石。²² 此外要分担弟兄姊妹的重担。这要首先接纳他人的自由，忍受别人也是上帝所造的，有他自己的实在性，包括他的本质、个性、禀赋，也包括他的软弱和古怪行径，²³ 容许上帝按自己的心意塑造别人，而不强行将自己的形象加到别人身上。²⁴ 另一方面，也要承担那些滥用自由的弟兄姊妹所犯的罪行。虽然在罪中，人与上帝和与弟兄姊妹的团契都被破坏了，但亦不要轻看罪人，不可认定他是丧失不可救药的，乃要接纳他，在饶恕中同他保持团契，但同样要以上帝的道审判、责备、安慰和劝勉，让他回转。²⁵

潘霍华所讲团契共处中的彼此服侍，莫不是针对人性中那种自高自大自义的罪性倾向。在服侍中，又以彼此认罪为高峰。弟兄姊妹彼此认罪，潘霍华认为是彻底破除自我的实践。如果我们勇于在上帝面前认罪，却怯于在弟兄姊妹面前认罪(确实具体而非泛泛的罪)，潘霍华就提醒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是不是往往带有自欺的成分？是不是我们宁愿向自己认罪，又自己赦免自己呢？²⁶

信徒在上帝的恩典中彼此认罪，在耶稣基督的爱中彼此饶恕，这样，合一的团契才出现。难怪潘霍华认为圣餐前必须互相认罪、彼此求饶恕，了结一切伤害破裂，与上帝及弟兄姊妹和好。这样，在圣餐中，信徒就是以跟上帝跟弟兄姊妹进入新的团契里。潘霍华甚至说："圣餐的团契可以说正是完全了信徒的团契。"²⁷

在潘霍华眼中，独处与共处，并非互相分割，更不是彼此排斥，他说："在独处中，他可以撕碎或弄污团契，也可以予以增强，使之成为圣洁。"²⁸ 同样地，靠着团契的彼此服侍可以强化个人的独处，也可以因互相论断或结党营私而支离破碎，破坏个人的独处，使眼目总以自己为中心，自义的论断就成为个人独处的内容。无论是独处，还是共处，潘霍华强调，都是出于上帝的道的力量。²⁹ 以上帝的道为基础，以上帝的道为中心，这样才能免陷于该隐杀害兄弟的行径，这样才能免于该隐强辩"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这样才能满足上帝造男造女的心意。

注释：

1. 潘霍华著，邓肇明译：《团契生活》(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9)，页 82-88。
2. 同上，页 83。
3. D. Bonhoeffer, *Meditating on the Word*, ed. & trans. D. M. Gracle (Boston, MA: Cowley, 1986), pp. 38-39.
4. D. Bonhoeffer, *Creation and Fall / . Temptation*, trans. J.C. Fletcher (New York: Macmillan, 1959), p. 37.
5. 同上。
6. 同上。
7. 参同上。
8. 参潘霍华著，邓肇明、古乐人译：《追随基督》(香港：道声出版社：1982，页 91。)
9. 潘霍华：《团契生活》，页 86。
10. 同上，页 82。
11. 同上。
12. 同上，页 84-85。
13. 同上，页 83。
14. BONHOEFFER, *MEDITATING ON THE WORD*, p. 32.
15. 潘霍华：《团契生活》，页 88-89。
16. 同上，页 90-91。
17. 同上，页 91-93。
18. 同上，页 81。
19. 同上，页 20。
20. 同上，页 25、23。
21. 同上，页 90-102、106-108。
22. 同上，页 108-109。
23. 同上，页 111。

24. 同上。
25. 同上,页 113。
26. 同上, 页 130。
27. 同上, 页 137-138。
28. 同上, 页 95。
- 29.同上, 页 96。

邓绍光博士为香港信义宗神学院神学与文化副教授。